

色戒錄

壬戌年
重刊

夫福善禍淫。古有明訓。淫之宜戒也。舊矣。戒淫錄。拔慾海各書之出。又不知其幾千百種矣。而世之明知故犯者。滔滔皆是。可憫而復可嗤。推原其故。皆由平日檢束不嚴。所以臨崖無勒馬之功。道聽塗說。境過輒忘。屢戒而屢犯。屢犯即終不能戒矣。嗟嗟。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昔人詩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不既悲乎哉。山陰傅青野先生。著色戒錄一書。其中縷晰條分。證佐確鑿。自正心至補過。共十四篇。又有補遺。以及附篇。可謂舌敝唇焦。爲世上人施無邊之法雨。作莫大之慈航。而人尙不知所警覺。真下愚不移者也。友益得此於友人案頭。拳拳服膺。如獲異寶。惜此書在北地刊布無多。殊難家喻而戶曉。敬爲校刊付梓。藉廣流傳。亦不過曰福善禍淫之旨。願有心人謹守勿失焉耳。己未冬日閩縣鄭友益謹序。

色戒錄序



色戒錄原叙

人生誰不欲富貴。而淫者多貧賤。誰不欲壽考。而淫者多夭折。誰不欲有賢子賢孫。而淫者多絕嗣。多不才。顧於一身則已矣。獨是劬勞之父母。將何以報之。仰望之妻孥。將何以慰之。而且祖功宗德。喪敗俱盡。其含痛於九泉者。何如也。即有孝子慈孫。掩善無從。其蒙垢於數代者。又何如也。嗟嗟片刻歡娛。萬端瓦裂。可不慎哉。余不敏。受父母訓。與胞弟蒼野交相勸勉。因念戒色諸書。義多未備。遂採葦羣言。叅以己意。分爲一十六條。以成大觀。昔文王布化肇。自關雎孟氏。養心莫善寡慾。則是集也。內聖外王之道。實備於此。讀者勿僅以因果書目之。則幾矣。

康熙丙子仲春山陰傅伯辰青野氏顯於東池書屋

色 戒 錦 原 序



兩儀既判。陰陽定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男女之際。固萬物之所以化生。而萬福之所由基也。顧天地間。有正色。有邪色。正色從理。邪色任氣。理以制氣。則嗜欲所存。無適而不得。性命之正。余友越郡夏熙。嘗奉其鄉前輩傅青野先生色戒錄一書。寶爲龜鑑。丁卯秋。余過齋頭。見之。細加檢閱。其間列門分類。法戒昭昭。因語夏君曰。色戒一關。吾輩年甫三十。恒恐一時失足。後悔靡從。今觀此錄。真慾海之慈航。愛河之寶筏也。惜其散軼已久。爰重付梨棗。永垂炯戒。覽者誠能謹之。又謹有正無邪。於以自求多福。庶不負作者之苦心乎。是爲序。

崑

乾隆丁卯秋八月中澣癸酉綿上范清注魯齋氏書於紫微舍中

色戒錄序



色戒錄一編。本山陰傅青野先生所集。乾隆甲辰。同里胡君克嘉客遊京師。得於旅邸。朝夕展誦。服膺弗斁。乙巳春。攜至粵東。每遇諸友時。出此編勸令抄誦。丙午仲春。與同志吳興陳君改環。平江宋君夔宣。錫山李君蓮浦。崇川李君介石。釀金付梓。廣播海內。共知勸懲。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者不淺。余嘉諸君子之恪守是編。期與天下後世。共敦善行而不怠。特附略言。以誌不朽。

乾隆丙午閏秋。上澣之吉。繡水沈永跋。

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此其動人神速懇切。較之老生擁臯比。講經義。老訥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此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備極醜態。而世人喜爲搬演。并韓其婦人而觀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者何以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日事防閑。猶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可不戒哉。

傅青野曰。近來婦女。一聞演戲。便炫妝豔飾。到處觀看。遂信桑間濮上。竟爲才子佳人。風流美事。以至不克自持。敗壞名節。大半由此。若夫蓄養優僮。是猶開門揖盜。火近乾柴。非富貴家所宜有也。以上二段。總見男女不宜看戲。司馬溫公曰。男僕非有修繕大故。不入中門。女僕無故。不出中門。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母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漢梁冀嬖一奴。名秦官。出入庭闈。妻孫壽見而悅之。輒屏御者。托以他事。因與私焉。後冀以不軌族誅。

陳司空霸先從子。禱嬖一近侍。陳子高其女。從窻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遂與侍婢謀通焉。嘗

凡例八則

一 戒淫等書。往往聯篇紀寫。不分門類。即間有分者。義多未盡。茲則縷晰詳明。無意不設。一十四篇之外。又補二篇。係前所未及載者。以成大觀。

一 古人援引因果。用垂勸戒。而發明者甚少。茲於每事之下。逐一評斷。或證以他說。或參以己意。各具精義。了如指掌。不容紊亂。并不容刪削。幸勿草草看過。埋沒具用心也。

一 採輯百家。其中繁俗處。間多增改。俱首列姓名。不敢掩沒人善也。

一 所參已意。隨筆增益。初非摭拾羣書。襲他人之長。以爲己有。

一 古今事蹟。罄竹難盡。凡意義雷同。無甚意味者。概省不錄。至集內所載。俱僭加改削。務期實簡意盡。實與他書有別。

一 誠正修齊。以及治平之道。悉備是書。真堪羽翼經傳。並垂不朽。閱者須於圈點處。得其入手工夫。勿徒以因果報應目之。

一 此關最難打破。千古英雄。往往失足。庸人不知。忽視此書。巧加勸誘。阻人勸化。其罪業。應歷劫難磨也。

一萬惡。爲首。百行孝。爲先。此森羅鐵案也。余閱顏光衷先生孝友二文。眞語語痛切。字字警醒。因附於後。以助猛省。

地獄錄 凡例

六



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此其動人神速懇切。較之老生擁臯比。講經義。老訥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此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備極醜態。而世人喜爲搬演。并韓其婦人而觀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者何以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日事防閑。猶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可不戒哉。

傅青野曰。近來婦女。一聞演戲。便炫妝豔飾。到處觀看。遂信桑間濮上。竟爲才子佳人。風流美事。以至不克自持。敗壞名節。大半由此。若夫蓄養優僮。是猶開門揖盜。火近乾柴。非富貴家所宜有也。以上二段。總見男女不宜看戲。司馬溫公曰。男僕非有修繕大故。不入中門。女僕無故。不出中門。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母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漢梁冀嬖一奴。名秦官。出入庭闈。妻孫壽見而悅之。輒屏御者。托以他事。因與私焉。後冀以不軌族誅。

陳司空霸先從子。禱嬖一近侍。陳子高其女從窻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遂與侍婢謀通焉。嘗

色戒錄 目次

婢妾篇 附僕婢

妓童篇 附尼僧

補過篇

補編篇

福善篇

禍淫篇

附編

勸孝文

勸弟文

戒淫文 附戒慾廣圖錄

附文昌帝君勸敬字紙文

附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

附 愈淨意遇竈神記

附 心命歌

色戒錄 目次

色戒錄 目次



色戒錄

正心篇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

魯敬姜訓子曰。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許鶴沙曰。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妄想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稍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萬惡淫爲首也。

貴溪某生。屢試輒困。丐張天師表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婚故奪。起語生。生曰。無有。遂申牒自辯。神復批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生愧悔莫及。蓋少時見嫵姝色。偶動一念。故也。

崇寧中。豐相之。居建州。夢京師儲祥宮道士來謁曰。我已非人。明日將生尙書家爲犬。願善視我。公驚曰。君有道行。因何至此。對曰。某修道戒。兼施藥濟人。本無隱惡。只因往醫一婦。妄念起。

起。坐是受譴。且而大生五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爲黃冠云。傅青野曰。某生與道士不遠。偶萌一意耳。而受罰若此。況實有其事者耶。有心向道者。慎勿以舉念甚微而忽之也。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內云。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又云。至於邪淫。雖無實跡。然見美色婦女。必熱視心動。第無邪緣相湊耳。試返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君逃禍不暇。尙祈福哉。俞懇求救度。其人云。君從今後。凡若妄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久之自有效驗。俞公力行數年。果中進士。享福壽焉。傅青野曰。第無邪緣相湊一語。人人具當猛省。病根未拔者。不得局外說王道也。

朱在菴曰。心之緣引在目。故戒淫以正心爲要。而正心則先自非禮勿視。始苟能以義制事。以禮治心。則見如不見。可以成聖成賢者上也。次之即當謹守禮法。未見先防閑之。將見豫檢點之。已見即禁持之。否則此心一動。牽枝引蔓。未見而思。已見而貪。搖惑無主。不可救藥矣。

傅青野曰。不特非禮勿視。亦當非禮勿聽。蓋褻狎之語。摹擬入神。最易動心。故遇羣聚穢談者。必掩耳過之。或正色拒之。否則清淨心田。已下一不淨種子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常以不遇師爲恨。一日忽望見樹杪二人。相坐對奕。退夫大喜。亟往致敬。俄

有田歸出旁。不覺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悔恨無及。

普五天僧。達摩達有辨慧師。子尊者。恆對衆稱之。至傳法嗣祖。則以婆斯舍多當之。達摩達心恨之久。獨行渡水。有女子浣露其足。達摩達念曰。此脛乃爾白皙耶。師子尊者。忽在其旁曰。汝每念我不以祖位付汝。今日之心可授祖位乎。達摩達於是攝念求哀曰。微細悞犯。如是之難敵也。

甲戌之冬。余與弟蒼野擁爐圍坐。語及茅鹿門拒婢一事。不禁擊節嘆賞。爾時弟默然良久。余訝問故。曰。適思鹿門所拒婢。不過尋常美好耳。設有天姿國色。光艷燭人者。此時還能定情否。余瞿然悟。及阿難月涌。俱爲佛門高弟。其持守戒行。非同凡濁。然一敗於摩登。一敗於紅蓮。此非徹底澄清。孰有定識定力者。不能若但制而不行。則是病根終在。故平日當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始。如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劉念臺先生人譜全書。實與大中相爲表裏。學者熟而思之。則一日間。視善語善行善。此心自有把握。臨時便從容鎮定。決無搖奪。而是書之作。又爲第二乘也。附記於此。

純陽祖師。獨居山中。日暮見一絕色少女。自言歸寧母家。至是迷路。借此少憩。既而窺窺萬態。

講戲百端。治夜通寤。洞寤竟不爲動。如是三日始辭去。蘇東坡在徐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坡令一姬與戲。并求詩爲贈。乃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休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坡公深爲佩服。自是家人在坐。亦不避嫌。傅青野曰。二公心如水月。不可汚染。真有定識定力者。但人非上智。安能臻此。苟旋起旋覺。旋覺旋滅。即正心第一妙諦也。唐李回舉進士。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君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唸數十遍。至玉橋步月有數美人與言。遂被誘去。李回慮是精怪。乃默唸金剛經。忽見異光自口出。美女駭走。蓋狐狸所托也。李回茫然迷路。俄有白犬吐光。引至本所。後中第。桐城姚庭若曰。李回若不猛然提醒。則必身陷妖狐之宅矣。若非金剛經力。恐難脫此羅網也。總之。悞在與美人言耳。使見如不見。視若空花。主人惺惺。狐雖妖。安得乘其隙哉。見美而心動。心動而與言。言語既洽。此心愈動。既動於心。則此心先爲妖狐所攝。心旣被誘。身亦隨之矣。故戒邪淫者。當以正心爲要。念念正之時。時正之平。常不覩不聞時。戒慎恐懼。掃除明了。則於覩聞時。更有何物足以累之哉。久之內外瑩徹。漸臻化境。并戒之一字。亦不用提起矣。譬如盂水定之良久。水清於上。泥澄於下。自然清澈。但水面雖清。水底未清。一遇風搖。依然渾濁。必於澄定之後。取清去濁。如此數次。則

濁性全消。任情攪亂。永遠如鑑。戒慎恐懼於不親聞之時者。澄去泥濁之說也。臨事而戒。惶恐。懼。即不納於邪。然亦焦頭爛額矣。水底未清之說也。如李回者。亦危矣哉。

吳中有靈鬼。善能淫人婦女。崑山一女。將被污。女曰。涇西潘氏女甚美。何以不往焉。鬼云。彼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吾心獨不正耶。鬼遂絕跡。嗟乎。心正者。鬼尙不能近。况邪色乎。世之鬚眉男子。而不能力正其心。則又此女之不若也。

唐時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容絕世。病屢年。北山黃衣道人。有道術。令自詣請之。醫立効。厚謝之。月餘。女夜臥。忽有人與寢。至則昏亂。如是數夕。懼告父母。令乃移牀近女。伺其動。揜而獲之。遽命燈至。則北山道人也。縛而訊焉。泣曰。吾居北山。不到人間。垂千載矣。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潛形往來。今遇此厄。夫復何言。遂殺之。姚庭若曰。道人以一念之差。初則因見而生邪。繼則恃術而妄作。遂喪其命。哀哉。蓋術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覆舟。以術救人。千遍萬遍。其術彌靈。以術斃人。偶一爲之。其術即敗。此天道也。傳青野曰。千歲道人。而當境猶煩。自抑。已非真能修行者矣。况終於不可制耶。故不隣不滿。必待磨涅之後。方成瑩白。然則千載之內。第外物不搖。故內念不興耳。而病根依然在也。所以慎獨工夫。不得須臾。

雖却奪於不親不聞時。遂可無戒懼恐懼哉。

昔有好色者。問於王龍溪先生。先生曰。有人設帷帳一所。指此中有名媾。汝可褻帷就之。汝從其言。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噫。先生之言。可爲好色者。頂門下一針矣。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吾願世之見他色美者。皆作妹與女觀。

語云。美色人人好。皇天不可欺。我去淫人婦。人來淫我妻。楊幼青淫戒曰。見他色美。便當作自己妻女想。方起念欲私。便當作人見我妻女想。易地相觀。則邪念頓息矣。

許鶴沙曰。世人以淫爲愛。余則以淫爲殺。譬如姦人妻者。必反惡其夫。姦人女者。必反惡其父母。以及媾優。必惡其同行儕偶。行姦賣俏之人。惡之不已。則思所以傷之。害之。絕之。殺之。而後快於心。至於其夫。其父母。其同行儕偶。之所以視我者。亦當如是。於是人殺我。與我之殺人。禍機皆伏於此。清夜思量。則淫心頓息矣。

日乾初撰曰。古有賢者。淫念勃發。力不能敵。自以手置火中。不堪痛楚。或搏雪爲丸。裸體置之。否則自視己身。次及於死。曰。死期至矣。又神往故人之墓。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

如彼逸樂萬狀。轉眼成空。此時淫心。未有不息者也。

傅青野曰。防淫之念。須要慧力。細思貞節之人。敬重不已。我則何心。自甘污下。富貴之人。榮耀不已。我則何心。自甘貧賤。禍譴之人。追悔不已。我則何心。自甘種造。夫以倏忽之歡娛。博畢生之坎坷。則爲不智。以隻身之罪業。貽舉室之淒涼。則爲不仁。如是叅觀。真覺冷水澆背矣。昔有貞女。少艾而寡。日誦孝經。檢束邪念。則吾儒讀書窮理。亦正心之一法也。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室中。以自鑒。

王大契問雲棲禪師曰。弟子自看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熾盛。不能滅除。乞師方便教誨。彼觀欲樂。一如殺生之慘。答曰。殺是苦事。故言慘易。欲是樂事。故言慘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之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之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耳。

養生篇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問何道可以長生。答曰。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固其宅。舍守其命門。乃可長生。

伊川先生曰。吾幼年真質甚薄。幸自調養。三十而浸盛。四五十而豐盈。今幸七十有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乏而蓄積。雖勤何益。傅青野曰。身體壯健。人知得自先天。而不知培養後天者。居半。每見本來軟弱者。自知不足。不敢妄加斲削。故老而益康。而本來強盛者。自恃有餘。遂至肆行淫慾。故壯而即衰。然則軟弱者。未必非天之所以福善。而強盛者。又未必非天之所以禍淫也。

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

科名必覽曰。寡慾最上。頭在清潔念慮。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望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爲無用。而且漸成勞瘵之患。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展轉一念。遂足喪其生平。而有餘也。

明翰林園子元有心疾。昏憤如夢。聞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僧曰。此疾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冷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冷容。或成宵寐之感。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者皆耗元氣。若能節之水不下澗。可以上交於心。火不上炎。可以下交於腎。子元深服其言。乃獨處一室。斷絕百擾。月餘遂愈。

謝上蔡云。某色慾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時方能勝任。故斷之也。

太倉張翠九十餘。耳目聰明。尙作書。問之曰。平生惟慾心淡。慾事節耳。夫老而強健。人生第一樂事。而問其所以致此。不過曰節慾而已。固未嘗斷之絕之也。人亦何苦而自戕其生哉。

昔人規王繡曰。君不見夫飛鷗乎。飛翔燭上。驅之不去。終於焦爛。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今人之於錢財也。猶知較計。錙銖量入爲出。而精液之可貴。非特錢財也。淫慾之所傷。非特錙銖也。財盡則窮。精盡則死。而毫不知惜。一旦無常忽到。主人將去。然後伏枕哀鳴。悔不早早珍重。此數滴之水。亦已晚矣。古云。眞精寶與粉頭。願翻向人間買秋石。愚哉。

蕭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

姚庭若曰。野草閒花固宜永斷。即夫婦之際。亦貴有節。若云正慾非淫。則家釀可不醉乎。且人

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起。每見少年。興高力旺。往往恣情無度。漸成勞怯。甚者夭亡。累婦孀苦。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從新。婚時種却一生禍根。前輩每遇子孫將婚。必諄諄以此戒之。自警編云。有養之士。宜書月令。置諸左右。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蓋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尤能損人也。又云。凡大寒大熱。大風大雨大雪。日月蝕。地動。雷震。皆天忌也。醉飽。喜怒。憂愁。悲哀。恐懼。皆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竈之處。皆地忌也。宜淫犯忌。得禍最烈。

道經曰。夫妻燈下交感。最能損壽。

素女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三十日一泄。六十者。當閉而勿泄。如此不廢人道。亦不損元陽。傅青野曰。上古之人。體質醇厚。猶且節慾如此。近來稟氣日弱。益當損之又損。昔楊誠齋謂好色者曰。閻羅老子未曾相喚。子乃急急自求押到。斯言雖謔。可作草警。

岐伯曰。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恒。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傅青野曰。酒。淫薪也。慾。火方熾。益之以薪。則愈。

癡矣。精氣流瀉。莫可止抑。危矣哉。醫書曰。醉飽行房。五臟反覆。則飽亦不可也。又曰。行房百里者病。百里行房者死。則行路亦不可也。養生者均宜痛微。

耶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壬癸水。利藥爲丸。久之覺頭重眼瞠。恍惚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凡上九竅出血暴卒。陳揀塘曰。富貴之人。何欲不遂。所慮者爲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死之說中焉。然長生不死。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故必要以罕見之事。難致之物。庶可聳動聽信。而因得久住。誑謊及其久也。卒無效。而兼有害焉。宵遯耳矣。又有繼來者曰。彼未得其精。非吾比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韓昌黎曰。求不死乃得速死。痛哉言乎。然千古最聰明人。旁觀甚清。當局則迷。豈能言而不能行。抑明知故犯耶。若非視如空華。斷以慧劍。欲無流浪生死中難矣。

姚庭若曰。世有一種邪術。名曰採捕。乃方外術士。持此以干豪富貴人。以逞其淫欲。無忌憚之私。而又妄謂採陰補陽。以人補人。見效最速。乃修仙之所必需者。尤可痛恨。蓋必待採補。而後成仙。則未聞自古仙人。皆資美色而飛昇。又未聞妓妾成行。金釵十二者。能緩須臾母死。且又駕其說於彭祖。以爲鑿鑿有證。殊不知彭祖所謂採補者。乃寓言即採己身之鉛汞。補己身之

眞炁使心息相依。令神炁混合。然後煉精返炁。不但可以長生。而且別有樂趣。卽釋道所謂法輪常轉。又云萬古長春。成佛作祖者此也。非方士所造旁門邪術。謬云御女可以養生。徒使後人損精耗神。喪德殞命。習者百無一生。觀柳華陽眞人。所著慧命經。及金仙證論等書。可以知其養生之法矣。故彭祖有言。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此可以證焉。昔某方士採補最精。少壯婦女一宿成癆。兩三宿必死。所害甚多。偶過逆旅一婦與之言及。其婦言辭不遜。此方士自恃專門。遂與角勝。一泄而盡。登時氣絕。嗚呼此等邪術。乃犯天地鬼神所忌。必有以敗之者矣。安知此婦非鬼使神差耶。

南京王冠巨富。習房中修煉術。徧招方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下。卽人曰杵爛。和藥爲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食。甚慘酷。事發屬刑部郎中嚴溪亭鞠。向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噍類無遺。而家墟矣。顏光衷曰。此等罪逆。不知幾世支銷。淺遲未足償其惡也。好生是長生訣。殺生是短命因。況殺人以求生乎。揆其初意。不過宣淫起見。而殺人食人。以供一夕之樂。絕滅天理。甚於禽獸。求長生乎。則不待命終而凌遲矣。求多男子。則噍類無遺矣。卽間有一二漏網者。聞其死時。宛轉床褥。肌肉碎爛。變形異類。乃死。易世而後

無子遺矣。乃知人誅鬼誅等耳。天網何嘗漏哉。醫道生道也。生道而以殺道行之。禾有不受其禍者。昔陶隱居用水蛭蟲蝨等入藥。而不得上昇。楊氏削水漂尸頭入藥。見頭索命。俱見迪吉錄夫以治病救危。少動殺機。猶且得禍。況以之行淫乎。殺人已犯天誅矣。殺無知之小兒。其業更甚。行淫已犯天誅矣。殺人以濟行淫。則其報更速。自古以來。雖暴如桀紂。殘如政廣。殺人如草芥。亦未嘗聞有如此之奇慘異酷也。是則千古人所不忍爲。不敢爲之事。而王冠敢忍於爲之。其得報。豈止於凌遲斬代而已哉。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攜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之。仍然處子。或戲詩云。昔年單騎赴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尙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傳青野曰。遠遊異域。最宜調養。精力充足。即瘡癩交侵。亦不爲害。使因旅況淒涼。稍不自持。一旦身染沉疴。湯藥誰親。卽有知心好友。亦不過外面多情。而我方且感謝不遑。安能如至親骨肉。百般體貼。適我情性也。倘或不測。而衣衾殯殮。諸事草草。雖有家財。與貧無異。卽有妻孥。與獨何殊。甚者津送無資。靈柩天涯。春露秋霜。永絕蒸嘗之望。鵲啼鶴唳。彌增切怛之悲。其能瞑目於九泉耶。古來流寓者。如宋之子瞻。明之陽明。眞

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此其動人神速懇切。較之老生擁臯比。講經義。老訥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此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備極醜態。而世人喜爲搬演。并韓其婦人而觀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者何以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日事防閑。猶有瀆倫犯義之事。而况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可不戒哉。

傅青野曰。近來婦女。一聞演戲。便炫妝豔飾。到處觀看。遂信桑間濮上。竟爲才子佳人。風流美事。以至不克自持。敗壞名節。大半由此。若夫蓄養優僮。是猶開門揖盜。火近乾柴。非富貴家所宜有也。以上二段。總見男女不宜看戲。司馬溫公曰。男僕非有修繕大故。不入中門。女僕無故。不出中門。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母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漢梁冀嬖一奴。名秦官。出入庭闈。妻孫壽見而悅之。輒屏御者。托以他事。因與私焉。後冀以不軌族誅。

陳司空霸先從子。禱嬖一近侍。陳子高其女從窻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遂與侍婢謀通焉。嘗

伉儷篇

太上感應篇註曰。夫婦和而後家道昌。若乖張反目。無有不破家者。婦女未嘗讀書明理。若者不是。須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遽生嗔嫌。世人遇強悍之婦。則受其欺。遇醇朴之婦。則加以凌虐。明係欺善怕惡。此豈丈夫所宜有乎。

顏光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夫一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欺弄如狂。或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女。安樂棄余。何待人以不恕也。若乃育鞠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指自活。有不能殫述者。豈其望我終身。而中道棄之。則情理何謂哉。

漢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欲適宋宏。帝從容謂宏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宏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宏位至三公。

後漢黃允已娶夏侯氏。因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之。乃遣其妻。妻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乃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進。允曰。祿

十五事畢。登車而去。允遂以此廢於時。河東裴章。父鎮荊州。時有神僧曇照。言章位望過於其父。弱冠娶妻李氏。後從職太原。棄妻洛中。別有所挈。過門不入。李氏自感命薄。布衣蔬食。日誦佛經。又十年。復遇曇照。驚訝曰。吾十年前嘗語郎君。必貴。今皆削盡。何也。章不能諱。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恐有大難。後旬日爲其下。剖腹於浴釜中。五臟盡出。傳青野曰。婦人之期望丈夫。更甚於夫之自期望。蓋婦人從一而終。別無他想。用心惟一。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而丈夫意念不屬。棄如敝屣。此真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周安士曰。自身顯達。妻在故鄉。不可置妾。善哉斯言。亟宜三復。

宋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攜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愛從何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眞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傳青野曰。近來一聞女瞽。便欲退婚。况當登第後。心高氣揚。而又值女家之力辭哉。劉公數語。眞堪敬畏。昔周恭叔年未三十。既聘而女瞽。登第後。女家將反幣焉。公急娶之。愛過常人。伊川

曰。願未三十亦不能做此事。誠人所難及也。

鄭叔通幼聘夏氏女。及及第而女病啞。其伯叔勸別娶。叔通堅不可曰。此女謀不娶。將何所歸。未啞定婚。啞而棄之。不太忍乎。竟娶之。後官至侍郎。啞女生子復登第。

文紹祖與子議婚柴氏。既聘而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不悅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禮傷義。是爲速禍。大斥紹祖。即娶柴氏爲婦。次年子登第。柴女風病亦愈。生三子皆登第。傅青野曰。今之爲父母者。或因媳婦容質粗陋。或因姓氏卑微。或因妝奩寡薄。便生嗔怒。而爲子者。愈加猖狂。此非使兒孫迎福之道也。卓哉文母。其真能善後者乎。昔鄭氏家範曰。子孫有妻子。不使更置側室。若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則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

浙士張秦至嚴州。店主翁姓。夢神告曰。晚來投宿張秀才。科甲人也。宜厚視之。次日張至。款待甚殷。張問故。具以夢告。張喜。夜思登第作官。惟妻貌不揚。當易之。越兩日。店主復夢神言。張生尙未登第。便欲棄妻。今不能矣。張果不第。傅青野曰。夫榮妻貴。理之常也。倘因貌陋。便生離異之想。是妻甚不樂其夫之榮。而天地又安肯與以功名。而折人之夫婦哉。

許允之婦貌醜。允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德。婦曰。妾之不足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行。允曰。皆備。婦曰。君好德。不如好色。何謂皆備。允大慚。禮之終身。傅青野曰。齊王納無鹽。孔明妻黃頭女。皆取其才德過人。并不以貌也。夫婦人倫之始。上奉父母。下育兒孫。爲宗廟主。關係甚重。而以色爲厚薄。其心尙可問哉。允聞婦言。能無愧死。禮之終身。可謂善補過者矣。

梁鴻有才德。勢家多欲妻之。并不娶。同邑孟氏有女。名光。字德曜。係平常士庶家。年已二十。擇對不嫁。父母問故。曰。欲得賢如伯鸞者。方可與配。鴻聞而聘之。夫婦相敬如賓。光每饋食。舉案齊眉。終身禮敬不衰。

史堂徵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貴家女爲妻。漸至睽隔。不與同寢。其妻抑鬱成疾。臥病數年。堂不一顧。臨終隔壁呼曰。我今死。爾忍不一視耶。堂竟不一顧。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以土器蓋面。兼用枷索束其尸。是夕見夢於父。曰。女死非人。生遭桎毒。死受厭勝。然你亦以女故。壽祿削盡矣。明年堂果死。傅青野曰。余聞妻以夫貴。未聞夫以妻貴也。故不特尋常百姓。即僕隸下人。旣以明媒正娶。萬勿厭惡。蓋因緣天定。豈得與命爭乎。所以舉案齊眉。至今膾炙人口。杭州鄭和初甚愛妻。後娶美妾。遂遠其妻。妻鬱病且死。竟不一顧。和年三十一死。同邑有女沈

擊英赴陰。見和在轉輪司。身無寸衣。受刀杖苦。牌上寫鄭和平生多淫。嫌妻愛妾。受罪滿時。往徽州陸家托生。作母豬。

嘉定陳公子某。爲徐文學婿。寵媵婢。月蘭伉儷不和。適有算命婆至。知之。索徐氏厚賞。出一小木人付徐。身帶七針。囑其密縫枕內。過三夜。婢當失籠。徐如其言。夜半夫忽狂叫。口吐血沫。徐警悔。取出斷之。未幾徐亦狂叫。旬日俱死。家業遂墟。傅青野曰。妻則光明正大。婢妾逢迎必王。故不肖者。恒多溺焉。然履雖新。不以加於冠。奈何以寵婢之故。而仇終身相守之結髮乎。

洛陽王八郎。迷戀一妓。與妻反目。每毒毆之。令妻及子異居。而自與妓同室。未幾身病資盡。妓飄然去。王乃復向其妻。妻憐之。遂病卒。妻亦卒。置屍一處。至夜忽聞鬪鬪聲。啟戶視之。二屍反背而立。嗚呼。夫婦至死。尚如此。不和之害慘矣哉。傅青野曰。最險惡者。莫如娼妓。迎新送舊。非若妻之生死惟一也。財盡則散。非若妻之貧富相守也。奈何以至無情者。而視爲有情。至有情者。而反視爲無情也哉。若好龍陽而琴瑟不調。則又另具一種肺腑。非復人類之可言矣。

明末一士人。蓄一俊僕於別室。雖至親密。友罕得見。以此失夫婦歡。妻恨甚。乃偕與僕通。未幾賊發破城。士倉皇奔避。僕遂與妻潛逃。寇平擒獲。訟於官。杖僕斃之。婦慚自縊。而士亦落魄不

振里人傳以爲戒。

四明鄒憶川諱孟震年二十九喪妻何氏誓不更娶終身不齒男女事婦有再醮者挾賞以通勃然曰若愧爲婦奈何汚吾厲聲叱去亦竟不與人言夜攜兩兒蕭然並臥儼若寡女當事者時賜粟帛。圃其門曰義夫子元會仕至新安太守。

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爲上愛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遺廝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杖而疏之周安士曰男子親迎再拜奠雁盍取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非獨婦道爲然夫道亦然也顧男子以繼嗣爲重故於服終後不得已而開續娶之途非因世間男子爲政私自從寬也。

韓文公年五十喪夫人子輩數以再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曰我已半百復何爲哉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寒冬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其清心寡慾如此傳青野曰人當年少內助無人不成家道或可再娶若己半百血氣日衰一旦不測妻少而寡子幼而孤青燈寒夜酸痛悲號偷遇外侮或爲前妻子女欺陵其能瞑目地下耶古云子已冠父節慾子已婚父絕慾哉善言乎。

曾子喪偶。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傅青野曰。母鬻則父頑。雖有明慈。往往以後妻浸潤。而逐子殺子者。結髮有靈。能不痛心哉。迨至分析家財。勢多厚薄。日後兄弟爭競。門戶不保。皆由於此。倘謂清冷難堪。或納一婢。服待牀第足矣。一則名分卑微。勿致陵辱子女。二則元配維一。亦不失與齊不改之義也。

陳幾亭曰。古來後妻之禍。不可深述。故子女幼而不輕繼娶者。防子女之害也。子媳長而不復繼娶者。厚子媳之情也。

程伊川曰。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自已失節也。或問孀婦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李東谷曰。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有父母死。未即入棺。乘喪婚娶者。喪心極矣。或問妻可出乎。曰。程子曰。妻真不賢。出之何害。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而遽出其妻者。似亦無甚害。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君子不忍以大故出其妻。而以微罪去。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會稽范攄萬歷初知淮安府事。有一青衿施奇芬夫婦被訟。法應斷離。公曲全之。及致仕歸。孫瑞芝以公病降仙。請主。即施奇芬也。批曰。蒙公厚恩。曲全我夫婦。得生四子。今皆在庠。故特來謝。且公仁德。當享遐福。不足憂也。後果以上壽終。子孫貫盛。

四明葛鼎彝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神。見夢廟祝曰。葛狀元過必揖。起立不安。可築屏於門。廟祝如言。方鳩工。神復見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削其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挽葛代筆也。葛聞悔過。力爲完其夫婦。止中鄉榜。官副使。傅青野曰。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此爲未成夫婦者言也。况已成之夫婦哉。故范公之夫婦。注應離異者也。而曲全之。遂享壽考。葛公之夫婦。自相離異者也。而代書之。致削狀元。然則今之貪財好色。挾仇恃詐。而折夫婦恩愛者。其受報當何如也。可見自天作合。稍有外心。必干天怒。與休妻之事者。念之哉。而起休妻之念者。尤當念之哉。

肅閨篇

張湛謹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法。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如賓。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黨。光武朝拜太子太傅。

呂原明夫人。嘗言與公爲夫婦六十年。未嘗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傳青野曰。男子讀書明禮。尙多失德。况女人乎。故當以身作則。隨時隨地。論以禮法。不得狎昵無度。養成惡劣之性。及淫蕩之心。語云。教婦初來。愼之。

荆氏輯要曰。閨門之內。少了個禮字。便是天翻地覆。百禍千殃。俱從此起。

沈仲化曰。鄉俗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略。有經年不相拜揖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司馬溫公曰。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無故不晝居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

昔魯敬姜年已老。而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闕。君子曰。知禮。傳青野曰。世人壯年弟姪。入嬸嫂臥室。或於無人處。私通言語。即爲叔爲兄。亦以尊卑名分。恬不知怪。殊不知瀆倫敗檢。皆由於此。至於中表姊妹。以及疎遠眷屬。尤宜避嫌。近來異姓結義。托爲至親。男女共席。嬉笑一堂。大非美俗。若魯敬姜者。稱爲知禮。洵不誣也。

厲安士曰。妻之姊妹。無故不相見。妾之兄弟。主母不相見。至親聯姻。子女未婚。各不相見。服外姊妹不相見。從堂姊妹不入寢室。子媳不進內門。男女五歲不同臥。男子過十歲不近婢。幼女勿使僕抱。婢女抱幼孫。不就手撫摩。嘔口不無故多笑。不出風流綺語。不說古今姦淫事。不談及胎產事。不舉止輕佻。現情慾相。不藏美女圖像。男子暑月不裸形。下體重衣。男女不共乘涼。妻不在家。婢媵不臥寢室。子女謹朴者。婚嫁宜遲。流動者。婚嫁宜早。家主當早起晚眠。門戶嚴謹。此蕭闈之大略也。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慾性越禮。遊山上家。賽神燒香。街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昔有大寺。相傳求子甚靈。婦人被僧姦者甚衆。皆隱忍不言。後有按院。遣妓飾爲良家。往寺求嗣。默攜印色。擦姦僧之頭。而事露。遂殺之。傳青野曰。近來縱容妻女入廟歇宿者。可爲寒心。僧衆不肖甚多。保無意外之虞乎。特隱忍不言。故父兄丈夫不知耳。即無他故。而豔妝炫飾。衆人屬目。外觀不雅。偷遇不良。心起奸邪。引誘誹謗。敗壞聲名。或陰謀賊害。性命不保。可不慎歟。昔佛說法。尙禁尼僧入聽。豈容女子。已犯佛戒。何暇祈福。况在家行善。甚是無窮。乃婦道不修。而沾沾於拜佛燒香。豈不惑哉。然吾見

婦女入廟皆作遊觀。想往往談論家事。私語不平。何曾有半點誠心。實爲可笑。是在爲丈夫者禁絕之。

順治三年。有母女朝禮玄帝。中途舟漏。借宿人家。夫見女姿。授計於妻。僞言夫宿別處。令母獨臥。婦共女一床。夜半夫潛歸。強姦。羞不敢白母。次早謝去。進香畢。女見迴廊遺一大紅汗巾。母曰。此以報取擾之家矣。舟過其家。酬之。婦戲曰。昨女愛汝。以此汗巾贈。夫揚揚自喜。以汗巾繫腰。須臾變一赤蛇。絞痛而死。

順治年間。有夫婦進香九華山。婦宿舟底。有人窺其妻美。詐爲夫而淫之。次早方覺。慙而縊死。夫大慟。殮之。朝禮畢。載至家。則其妻先在。駭爲鬼也。婦曰。汝倩人送我。先歸耳。夫益駭。發棺視之。則死者乃同舟人也。項上有索似縊死狀。自是傳佈。朝禮益肅。姚庭若曰。千里齋戒。致敬於赫赫之神。是何等重事。而乘間以施其狡。則平日之姿行淫穢。可想見矣。神安得不殛之哉。獨是婦人不出閨門。豈有少年婦女。遠涉數千里外。燒香還願者耶。夫以母率女。以夫領妻。雖出在外。猶依然在家也。決不防有人姦之者。卽在不肖。亦不敢動念。而往姦也。然心蕩則死。不顧人雜。則計易就。以不顧死之人。行至狡之計。而施之於不及知防之人。此雖理之所必無。而乃

爲事之所竟有。慢藏誨盜。冷容誨淫。亦目取之而已。但其歸也。女何以嫁夫。夫何以處妻。雖神聖震怒。立殛其人。究竟餘恥猶存。白璧終玷。此即神聖亦無如之何也已矣。吾願爲家長者。但誨婦人行善。勿得妄許神願。倘萬不得已。有子者子代。無子者夫代。自己齋戒於家。心香一炷。有感必通。徧界虛空。都是神聖。何必跋涉江湖。登躋山阜。幸而無事。則賣而可羞。不幸受辱。則噬躋何及。况律有明條。縱無羞惡之心。獨無畏法之心乎。以上三段。見婦女不宜入廟燒香。山陰祁彪佳。巡按至蘇。見街樓一尼。同一女偷視。項露結喉。即擒訊之。乃臥縮陽術。出入良家。專一奸宿。立斃杖下。女愧縊死。成化年間。山西太原桑冲。投拜妖人。谷才爲師。裝作婦人。身首學會女工。專一打聽出色女子。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迷藥曠身。默念迷咒。行姦畢。又念解昏咒。似此十年。姦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後至晉州聶村高宣家。被婿趙大舉察出。捉送問罪。凌遲處死。傳青野曰。三姑六婆。面生可疑者。必有蹊蹊。即素所熟識者。亦不可與他來往。蓋此輩專作不良。牽頭傳遞言語。巧爲引誘。使內外懸隔。安能作合乎。若夫打聽消息。哄騙財物。又其次者也。以上二段。言人家中。不宜容留僧尼輩出入。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聽。流離患難。雖婦人牧

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己。此其動人神速懇切。較之老生擁臯比。講經義。老訥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此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事。備極醜態。而世人喜爲搬演。并韓其婦人而觀之。恬不知愧。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者何以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日事防閑。猶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可不戒哉。

傅青野曰。近來婦女。一聞演戲。便炫妝豔飾。到處觀看。遂信桑間濮上。竟爲才子佳人。風流美事。以至不克自持。敗壞名節。大半由此。若夫蓄養優僮。是猶開門揖盜。火近乾柴。非富貴家所宜有也。以上二段。總見男女不宜看戲。司馬溫公曰。男僕非有修繕大故。不入中門。女僕無故。不出中門。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物。母得輒升堂室。入庖厨。

漢梁冀嬖一奴。名秦官。出入庭闈。妻孫壽見而悅之。輒屏御者。托以他事。因與私焉。後冀以不軌族誅。

陳司空霸先從子。禱嬖一近侍。陳子高其女從窻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遂與侍婢謀通焉。嘗

盜其母珠寶與之。價直萬計。并贈以詩扇。子高恃寵。漸與人語。自是遠近播揚。傅青野曰。僕以供使令耳。俊則何爲。况朝夕相親。時久則不及防。地密則不及察。目招心挑。終必與亂。即妻女無故。而近身婢妾。或至姦淫。則暗昧胞胎。還屬誰人骨血。况此輩語多不謹。大損名聲。故內外須別。非有事不許輒入。早暮宜防。非大廷勿得偶語。此齊家之要道也。若夫窻隙私窺。無論妻女。即婢妾亦斷斷不可。防微杜漸者。慎之。以上三段。言家中男女出入。亦宜嚴謹。

功名篇

冒起察曰。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行。備載垂戒。乃知此病。今古同然。然人分兩種。而受病亦異。庸夫俗子。意械未工。顯蹈明行。至於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侈標逸韻。或賄不足餌。而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隨繆則托於夙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時熾。逢人說寡慾。慾種更滋。干名犯分。蕩檢踰閑。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嗚呼。我願世人。寤甘樸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所望於文人學士者。百倍於庸夫俗子矣。

太倉陸公容。羊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濤月白夜窻虛。遺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渾明託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其父。遊郡守送匾額。上題月白風濤四字。父以爲月宮之兆。作書遺公。公益悚然。二十四成進士。官至參政。

謝文正公。深餘姚人。少館毘陵某家。主人女。乘父母出。詣館見遷。遷諭之曰。女子未嫁。失身於人。父母夫族皆無顏面。吾決不從。女怏怏去。明日辭館。成化乙未。夢神告曰。上帝以子能不亂。

人婦女。今科當命爲狀元也。

信州林茂先閉戶讀書。得鄉薦後。有富鄰女。壓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奈何污吾女。慙而退。次年登第。三子亦皆登第。崑山周安士曰。逞慾之人。妄意殺生者。令彼痛苦。偷盜者。令彼貧窮。固宜受報。若夫彼此貪歡。似爲無傷。然試問其夫見之。悅乎。其父母兄弟見之。悅乎。天地鬼神見之。悅乎。則悅者不過一人。而切齒拊膺。怒目環繞者。徧虛空也。二公一論。一呵。見得此意。

歸安茅坤弱冠遊學餘姚。主錢應揚家有美婢。夜至書室。呼貓。坤厲聲曰。汝何獨自呼貓。婢笑曰。我非呼小貓。乃呼大茅爾。坤正色曰。父母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相犯。他日何以見父母。又何顏見若主。婢慙而退。後登第。官至副使。壽九十。傅青野曰。父母生我。幼而撫育。壯而訓誨。朝夕期望。可貫金石。而一日辱身賤行。辜負親心。不孝甚矣。如茅君者。眞能守身養志。的是孝子。歛縣唐臯少時夜讀。有女調之。屢將蠟紙銜破。公補訖。因題云。銜破紙蠟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匾。左右懸二燈。即書銜破二句。異而詰問。始知神火也。後果大魁天下。

餘姚王華館一富家翁。多妾而無子。一夕遺妾就之。袖出一帖。上書云。欲借人間種。王即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久不起。主人問故。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馬前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神。名則未記也。主人心訝之。王果中狀元。仕至宗伯。子守仁以新建分茅。生與榮封。傳青野曰。借種自彼。非我造意。況成全美事。又無殺機。不肖者容易誤犯。殊不知易姓更種。使彼祖宗不欲非類。斬絕血食。罪莫甚焉。况借種者。昧已欺人。惟恐彰露。必欲埋沒其人而後快。誰謂無殺機乎。且無論此。總之人生匹偶外。斷無可動姦淫之地者。

嘉靖時某生。東鄰一婦甚豔。乘夫他往。穴牆招生。生亦心動。將踰牆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趨於故處。婉就。生復爲所惑。重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忖曰。天終不可欺。急下。急扃其戶而出。次年鄉試北上。試典者。忽聞其耳畔言曰。狀元乃騎牆人也。及狀元進講。始得其詳。傳青野曰。以上諸公。本自平日涵養。故能當境不亂。此公數番搖惑。較遜一籌。然畢竟是有根器的人。終能力制其心。大魁天下。可見安勉雖分。及其成功則一也。明季浙士某。爲某指揮西竄。病寒。令其徒取被。僕捲母鞋而出。墜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指揮見之。疑與妻通。訊

焉不服。令婢詭以妾命邀之。已持刀尾。俟啟門而殺之。帥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奉屈。帥怒斥之使去。復強其妻親往。帥曰。某忝西席。敢以冥冥墮行。請速回步。明日辭去。指揮始釋。然謝罪。備述其故。帥隨登第。位通顯。傅青野曰。偶然無心之悞。竟成有意之疑。只此片刻。兩命所關。危乎危乎。使稍有依回。不特身死難逃。而伊妻無辜被害。冤魂纏結。何時已耶。是以君子貴致謹於平時也。

徐性善與楊宏窗友也。赴試同寓。遇高僧相曰。徐當填溝壑。楊當發樞要。是夜楊偶見處女美艷。計以厚賂求淫。徐嚴詞力止。次日高僧復遇徐。大駭曰。一夕之間。如何便有陰騭紋滿面。君當大顯。易賤爲貴。復相楊曰。氣色殊不及昨日。固當與徐同顯。而目下名次稍後於徐。榜發果然。姚庭若曰。人當父兄師長之前。彼尊我卑。一切檢束。自然過少。若朋友等輩。無不吐之懷。無不共之事。少有過失。法言巽言。不避忌諱。是朋友者。所以補父子兄弟。所不逮者也。况人有命薄而早孤。或無弟兄者。既乏義方之教。又鮮手足之規。卽有賢婦。而女子識見短陋。且內言不出於閫。雖有過失。安從知之。則輔成德行。舍友奚賴。是朋友者。又所以濟父子兄弟夫婦之窮者也。如徐公者。可謂益友矣。當楊宏欲爲此事。豈其父母兄弟妻子所得知哉。使不幸而遇邪

僻之友。于中取利。贊成其事。則藩籬一撤。邪徑日滋。將喪身殞命之不暇。何富貴之與有。今且
宦友力爭。一以從善而保己之貴。一以資善而易己之賤。可謂兩得便宜矣。然則徐與楊皆不
可及也。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婦奔之。曹驚趨出。行至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
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即可補之。曹驚喜之。
友寓借宿。揭曉果第六。傅青野曰。曹公不過忍得片時情慾。當下發達。一生受用。較之半世寒
窶。與他途積德累仁。事半功倍。語云。好色者。有女相就。不啻惡隴臨門。修德者。有女來奔。乃是
福星光照。良然。

萬曆壬子科。武進張瑋。字二無。同某生應試南畿。寓所主人妾。夜奔之。張峻拒不納。某生知之。
竟私通焉。張忽夢迎天榜。解元即是某生。忽追回勾去。隨易張名。初疑不信。榜發果第一。後中
進士。官至總憲。某生竟終身不第。以死。傅青野曰。天榜已定。倏忽改易。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有
志功名者。慎勿臨時失足。致天祿之速勾也。

南京某生赴試日。寓對某指揮第。有女竊之。試畢後。使婢約生。生懼累陰德不許。同居一友。竊

知之。僞爲生赴約。相與就寢。偶忘閉門。適父晨歸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斬。首於有司。明日榜出。在寓者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姚庭若曰。此生此女。同時做鬼。亦自不願。但做這事時。不暇計耳。就計及。亦必曰。其父未必即來。來亦未必即知。我且乘空偷便。姑且爲之。無奈他一來。便知一知便怒。一怒便殺。頃刻不停。正如紅衣大炮。引線一著。滿身紅亮。一霎時人馬都爲泥血。不及仰視。豈暇躲避哉。人肯於慾火焚燒時。猛然想到末後一著。則凡此機緣相湊。私奔自獻者。眞如刀鋸來臨。無常來喚。頃刻身首異處。霎時押見閻羅。求緩死須臾之。不暇。決不敢萌一淫之就之之念矣。唯不肯想。而姑且爲之。乘空偷便爲之。迨至死時方悔。或不及悔哀哉。

南昌有竇氏雙生者。容貌聲音。宛然相肖。即父母亦難辨。至各以衣色別之。及長同時婚娶。同時入泮。以及榮枯得失。無不皆同。一日應試。有麗婦少嫻者。私挑其兄。兄拒之。並戒其弟。弟佯諾。竟僞稱兄而往。且約中後來娶。及榜發。兄獲雋。而弟名見黜。婦以貌同莫辨。猶謂中式者。即所私之人也。大喜。助其行賞。及來春兄復登第。婦聞之。意必榮娶。望之杳然。陰以書貽。遂怨恨死。所貽書。悞入兄手。驚詰其弟。慚悔無及。次年弟有愛子。與兄同月舉者。暴殤。慟哭不已。兩

目頓盲。未幾亦殂。其兄享壽祿。多子孫。稱全福焉。傅青野曰。禍福之來。或謂命相不同。故所報亦異。若豫章雙生。命同相同。事事皆同。無奈念別幾微。報分霄壤。可見相從心生。命由心造。雲谷禪師曰。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誠信而有徵也。

宿松令朱維高。康熙己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鬼曰。此人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之。問其詳。曰。此人姦繼母之女。已干天譴。次日偶忘前夢。以此卷呈主試者。大加擊賞。忽以筆抹其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內如此字者甚多。似不應抹。主試者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漬數層。忽憶前夢。遂擯之。周安士曰。骨肉之際。倘有行淫。是犯根本重罪。最膺天怒。永墜無間。墮出孫山。未足徵其惡也。

龍舒劉觀子堯舉。隸舟就試。調一舟人女。阻於防閑。既引試。舟人以重肩棘闌。無他慮也。入市良久。而試題適堯舉私課。出院甚早。兩場皆然。遂與之通。劉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人。持榜報曰。郎君首薦。忽一人掣去。堯舉近作欺心事。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堯舉果以雜犯見黜。主司皆歎惜其文。既歸。父母以夢詰之。匿不敢言。次舉乃獲薦於舒州。然竟以不第死。嗟乎。試題適堯舉私課。天所以佑其登第也。而反以成欺心之事。辜負天恩。宜其見黜。然父母此夢。安知

非大之特顯靈異。使之改過自新。以收效於桑榆者。乃文過飾非。甘於自棄。無乃辜負此夢哉。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後五十四不第。詣葉諤法師問勸。法師爲叩梓潼帝君。命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賜玉印。十八中解元。十九中狀元。三十五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二十八歲。侵奪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三十八歲。長安邸中。淫一良家婦。鄭氏。又遲十年。降四甲。四十八歲。盜隣家室女。王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其籍。終身不第。師以語登。登愧恨死。噫。狀元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一二。而逐事削盡。況他人福分。萬不及李登。而造業同之者。吾恐司祿神。未必僅降甲以示罰。而猶展期以待其改也。然苟無後來。法師一叩。則天下之人。方且曰。命如李登。而不能中進士。天數何在。又必曰。惡如李登。而猶得中解元。天理安存。迨至惡貫盈滿。俛首待斃。即欲悔恨自新。亦何及哉。

迪吉錄載薛珍舉宏治壬戌進士。先一月。夜夢其父。同二老者。齊聲謂之曰。汝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要先考我們陰隲。方得汝顯榮。吾兒尙積德。以遺子孫。珍請問二老爲誰。父指曰。此汝祖父。此汝曾祖也。珍醒述其語。顏光衷曰。世之登高第者。盡道自己讀書才能所致。權勢在手。

傲然無忌。孰知此等福分。皆祖宗辛勤得來。不注油添炭。炎熱幾何。其必駢首號痛於地下矣。



色
戒
錄
功
名

嗣續篇

昔某艱於子息。醫者教以節慾靜攝。勿勞心神。心靜則精不搖。神完則氣不走。每妻經淨。即一交媾。否則各榻。如是半年。妻果有娠。娠後即異榻。足月之後。果生一子。後出痘。僅三五粒。永不疾病。顏光衷曰。少欲之人。恆多子。且易育。氣固而精凝也。多欲之人。恆少子。且易夭。氣泄而精薄也。譬如釀酒然。斗米下斗水。則酒釀。且耐久。其質全也。斗米倍下水。則酒淡。三倍四倍。則水非水。酒非酒矣。此固精之說也。又如蒸飯者。緊蓋其上。水熱氣升。積久便熟。其力全也。時時揭之。氣泄不行。便成生飯。此固氣之說也。如夜夜交媾。精氣既泄。邪火上升。安能受娠。房術諸藥。大概燥烈。只助邪火。不助真陽。邪火愈熾。真陽愈枯。豈有生子之理。既僥倖生子。亦不能育。幼年或殤於痘。或殤於驚。痘者。熱毒。驚者。熱風。毒者。父母之眞精不足也。風者。父母之正氣不固也。過此一關。稍通人道。便有火疾。虛損。怔忡。五勞。七傷等症。由於受生時。邪火熾。而眞陽枯。故所生之病。亦如之。可不慎哉。

張甯多婢妾而無子。一日禱於家廟曰。甯有何罪。至累先人。傍一姬曰。只勿累我一班人。即陰隲矣。公首肯。即贈嫁數人。遂得子。傳青野曰。張公以畜妾而無子。復以嫁妾而生子。是子之得

與不得。不關妾之娶與不娶也。蓋搆求良家女子。以爲妾媵。則有壓良爲賤之罪。媵妾既多。恣行交媾。則有淫慾過度之罪。妻妾爭寵。終朝反目。則有不和其室之罪。一暴十寒。飲恨難消。則有怨天詈神之罪。而且形影生疑。冤曲拷掠。則有忍作殘害之罪。因無子而造諸業。而愈無子。不亦哀哉。

揚州高某初無子。販貨京師。寓中聞安息香。一日壁中忽伸進一枝。公潛窺。見一少女獨坐。訪之主人。即其女也。問何以不字。曰。擇壻難耳。數日公於隣中訪一壻。以告主人。微嫌其貧。公曰。吾當借資與之。是日即爲作伐。贈數十金。歸。夢神曰。汝本無子。今當賜汝。可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第。仕至尙書。周安士曰。不起邪心難矣。爲擇壻更難。捐資助其營生更難。仁人用心。固如此哉。

施敏公曰。涇縣趙某富而無子。因過某庄。暮宿焉。庄婦有媳。少而美。趙戲挑之。其媳力拒。姑知之。頓足曰。汝本無嗣。他是有風水人家。何不度個好種。不愁不發達。復使媳送茶。欣然相就。趙疑問焉。媳以實告。趙忽驚悟。因托他故遣之。遂持炬馳歸。而夫人卽以是夜受孕。生男名某。後仕至吏部。傅青野曰。涇人婦女者。得絕嗣報。觀於二事而益信。但借種一事。最屬可笑。無子繼

姪。情理兼至。而必以牛易馬。敗壞門風。是謂無恥。祖宗血食。陰陰斬絕。是謂不孝。雖曰欺人。實以自欺。是謂不智。清夜細思。有何利益。世間此種最多。故併及之。

馬從政中年無子。娶一艷妾。每櫛髮。見公必避。叩之乃曰。父死於任。骸骨難歸。故鬻妾耳。妾未經卒。哭約髮以素。是以相避。公惻然。即日還其母。不索原錢。並資路費。母子泣拜而別。是夕夢神告曰。天賜汝子。屢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名涓。即狀元公也。周安士曰。因無子故置妾。既還反生子。使不還妾。未必生子。此可見生子不在娶妾。只在力行善事。

岳州馮當世名京。其父壯歲無子。夫人與銀數錠。命置妾。公至京師。買一女。立契償銀訖。因問所由來。女涕泣不言。固問之。女曰。父爲運官。督糧欠拆。鬻妾賠償。公惻然不忍犯。即呼媒送還。不索原銀。公歸告以故。夫人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夫人有娠。將誕。里人夢鼓吹迎狀元。遂生京。鄉會殿試皆第一。姚庭若曰。妻無子。而出私橐以爲夫娶妾。其美意已足動天矣。況其夫又能周旋急難。而還女完節者乎。兩賢相遇。天賜子貴。理之常也。

陝西袁公以闖賊亂。父子失散。寓白門。用銀三十兩。娶一美妾。至則背燈而坐。哭不已。詰之。婦曰。家貧。夫欲求死。故賣身以活之。但平日夫妻情重。不禁傷痛耳。公惻然不忍犯。各坐竟夜。次

得送歸。復以百二十金贈其夫貿易。夫婦泣謝。因議無以報德。欲覓一閨女送之。生男。因至揚州。見一人牽十二歲幼童甚俊。遂先買送。上袁公諦視。即其子也。相抱而哭。繼而大笑。唐宜之曰。袁公以百五十金遇其子。於四年之後。會合於數千里之外。豈非天哉。夫情慾之事。人所難持。袁公用金納婦。本屬可污。而旅夜分坐。不敗其節。則平日之輕色重義。不染一塵。可知還妻而不追身。值難矣。又贈以百二十金更難。有此奇德。安得不有此奇報哉。

鄰縣張翁。家貧無子。置一壺。積錢十年而滿。有隣生三子犯徒。欲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舉積錢代償。夫人復以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宏軒先生。子孫繼相登科。姚庭若曰。張公貧士而猶能如此。况彼富者粟紅貫朽。肯隨在力行善事。子孫蕃衍。何可量哉。無如富者賦性慳吝。即以財爲命。而不以子孫爲命。孰知一口氣不來。任爾許大家財。瓜分瓦裂。無人受管。荒墳纒纒。誰爲祭掃之人。業澁茫茫。永絕蒸嘗之望。詩不云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真可憐可痛也。

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告曰。某得一種子法。須損家財之半。方今歲歉。固天假公之會也。一貴糴賤糶。賑濟貧民。二城門設粥廠。三收養遺棄嬰兒。四周鄰姻黨。立宗族義田。五

犯罪納贖者代全。六置藥療疾。七施棺掩骸。八修橋治路。九戒殺放生。十立義學。十一刊布善書。十二助流落者還鄉。吳公欣然行之。連舉二子。嗟乎。李生所言。似浩大難行矣。然世間豈無大有力如吳公者乎。五福之二曰富。正謂其積善有資耳。用物而物爲用。謂之主人。主者能用天下之人者也。主將者能用天下之兵者也。主財者能用天下之財者也。有財而不能。用不善用。則庫吏耳。守藏神耳。曷云主乎哉。

吳次魯五十餘。僅一子。病弱。妻欲置妾。吳力辭曰。家貧有子足矣。何必誤人女子也。妻私醫衣飾。置一妾。則羸然病婦也。悔甚。令原媒改遣。議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誤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安忍棄之。竟實告買主。還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日愈。忽有娠。而子果以病卒。不一月而病。妾舉一子。人皆以爲種德之報。傳青野曰。今人厭故喜新。稍不稱意。雖已育男女。即行發遣。或犯病劇。貪圖財利。哄騙他人。猶如牛馬。衰老醫諸屠肆。何無情義。一至此耶。吳公甫娶病妾。似可轉售。而甘心自誤。既不害妾。並不害人。其德抑何盛也。若夫辭妻美意。比之妻妒而強置者。相去天淵。得子固已宜矣。食報寧有艾砂。

姚庭若曰。殘忍之人多無子。陰賊之人多無子。好殺之人多無子。淫亂之人多無子。財繁之人

多無子。清刻之人多無子。猜隘之人多無子。好潔之人多無子。總少生生之意也。故春夏之氣多長養。則萬物生焉。秋冬之氣多肅殺。則萬物凋焉。四德首仁。仁者果粟中之仁。有生意焉。好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有餘地也。時時含生意。處處留餘地。未有無子者也。如是而又積功累仁。有言責者用其言。如林給事。疏減賑米。妻夢神責。二子皆死。門戶遂絕。則奏疏活人者。生子必矣。有官職者盡其職。如太平虞允文。禁民溺女。本無子而有子之類。掌兵者勿嗜殺。如曹彬。徐達。子孫蕃衍。貴盛之類。掌刑者勿妄刑。如馬默。革罪人投島之例。本無嗣。上帝特賜二童之類。此貴而求子之法也。至於富者。用其財而已。一切衆生。皆以財爲性命。凍者得之而暖。飢者得之而飽。死者得之而生。離者得之而合。此乃積德與子孫之捷徑。蓋天地者。子之天父母也。救人性命。是爲天地。救子孫也。爲天地。救子孫。而天地不以子孫報之。無是理也。今有兄弟二人焉。一人富。一人凍餓欲死。而其富者。不分食解衣焉。父母有不痛加訶責者哉。天地之於人。亦猶是矣。但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在隨時隨地。觸目到耳者。不要放過。便處處生意。在在生機。久之自有多男之慶矣。

傅青野曰。月令曰。雷始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其瀆天威也。故凡白日

交媾。或累月之下。以及朔望節日。非時非地。穢觸神祇者。生子每多形體不全。或變怪形異類。又聞社日生子。毛髮俱白。凡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戒也。

又曰人之於子。不特生之而已。又當種德以保之。每見世家望族。羞貽彤管。或流落烟花。倚門獻笑。非祖宗宣淫之現報耶。陰律云。姦人妻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則求嗣者。又不可不知也。



官吏篇

宣德中曹文忠公竊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策劇自勅。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竊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輒。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欲犯及宦官。忽飄一紙於前。有曹竊不可四字。公默然止。遂狀元及第。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温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王大怒曰。豈有遠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無逮著爲令。周安士曰。官長拘人。往往逮及婦女。此最損德事也。婦人愧恥之心。百倍於男子。無論訶辱窘迫。令彼輕生。即婉容詢究。而一經出官。彼且膽落魂飛。爲終身之玷。嗟乎。自妻與他妻。不過貴賤稍殊耳。假令己之妻女。跪於堂下。官府赫赫臨之。萬目眈眈視之。此時何以復生乎。若王公者。可以高大其門矣。

傅青野曰。婦女或係孀寡。或係儒家宦裔。以及初婚將嫁。并有孕老病者。均當原情斟酌。切勿輕逮。如萬不得已。亦宜差老成役吏。即審錄時。須俾止觀者。全其羞恥。偷律必用刑。不脫下服。叱還衆皂役。婦行杖。若有罪。監禁。另置一牢。不時查察。勿容雜處。至事涉姦情。關係名節。非其

父其夫首告者。不宜輕准。兼勿株連。此大積陰德事也。

御史邵天名巡按蘇州。見一囚婦甚美。呼至案前。以眉語挑之。夜取空箱舁入。件宿三夜。遂釋其夫罪。而出之。由此聲名大損。旋遭彈傷。

張寶節度劍南。有華陽李尉妻美貌。寶欲私之。而李適以贓敗。遂劾奏。竄嶺外死。厚賂尉母娶之。歲餘李妻死。寶亦得病。夢婦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上帝。旦夕取公。然公亦有人救拔。若深居數月。即無虞矣。屢來戒之。其時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寶結壇宇內。言亦略同。一日暮。望見堂下竹間。有紅裙招之。意爲尉妻。却忘前戒。下堦趨赴。乃尉也。毆罵良久。口鼻出血而死。傳青野曰。做官甚不易得。正好防民之淫。完民之行。積些陰德。以逮子孫。可自逞威權。作此無恥事乎。邵以念淫而出人之罪。張以貪淫而入人之罪。其事異。其罪同也。到後果報分明。任爾滔天勢。一毫都使不得哀哉。

徐晞爲縣兵房。有戍卒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求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強持之。晞絕裾而走。即具文書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歷任兵部郎中。後巡撫甘肅。仕至尙書。

萬歷戊子科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椽。有指揮繫兔獄。趙力出之。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使不得。強之。又搖手曰。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附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明太倉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住城外江賣餅家。後江以盜誣入獄。顧白其寃。江感之。以十七歲女進。顧勿納。具禮送歸。如是者再。後江益窘。鬻女於商。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出。夫人見而問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我即江氏女也。顧某商以女蓄之。嫁爲相公側室。尋繼正房。今日富貴。皆君賜也。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備述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即除刑部主事。

順治九年。江甯役劉某。往江北拘人。拘至收禁。須十餘金可贖。囚云。我有一女。汝囑我家賣之。劉諾。過江與其妻商議。旣而曰。我兩人同寢何如。妻以夫故。勉從之。賣得二十金。盡付焉。劉竟自取。囚知之一慟而卒。旬日劉病。自言囚在東嶽訴我。我舌將爲鐵鉤矣。須與舌伸數寸。一嚼粉碎。七竅流血而死。傳青野曰。天下最險惡者。莫過差役。彼其狐假虎威。恐嚇愚民。不特財帛據爲己物。即妻女亦視爲己有。破人之家。敗人之行。最可痛恨。在官者倘能禁懲。實造福無

窮也。但爲差役者亦宜當權方便。不可錯過。尤貴禁戢侶伴。共秉良心。即此稍存矜恤。在我初無所費。而此犯已蒙惠不少矣。戒之戒之。

宋曹彬克益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室。覈以度食。且戒右左曰。是將進上。當密衛之。及事畢。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子瑋。瑋繼領旄鉞。少子甦。生獻太后。追封王爵。子孫榮盛無比。周安士曰。不染罔佳。何如禁軍不掠之爲愈乎。蓋彬所密衛之婦女。皆係諸將所掠者。決非曹公自取之。而自還之。且自嫁之。可謂萬世仁將之師矣。

程彥賓攻建寧。城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時公夜飲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封鎖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後官至觀察。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諸子皆顯官。

晉李矩領平陽太守。會安郡賊東下。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

宋曹翰與曹彬同時。忿江州不下。屠其城。縱兵淫掠。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丐於海上者。周安士曰。兵戈擾攘。骨肉分離。此時稍開生路者。惟恃一將帥耳。倘遇師無紀律。則殘生喪節。猶如紅爐添炭矣。吾今拜求萬世將士。無屠焚城郭。無劫掠婦女。見人之父母。當作我之父母。徬徨莫

捕想。見人之妻女。當作我之妻女。恩情難割想。古人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縱
不爲天下生民計。寧不爲一身後代計乎。早自覺悟。獲福無疆。



遇難篇

嘉靖末。漳庠汪一情。遇亂被獲。見賊執一婦。乃同學友妻也。竟認爲妹。許其贖出。賊乃同閉一室。相對月餘。不起邪念。後贖歸。友泣拜曰。達旦之義。僅見于君矣。汪隨登第。

明末福建張文啟與周某。避寇山穴中。有少女先在。見二人倉皇欲避。張曰。去必遇寇。吾等皆誠實人。決不相犯。中夜周逼污之。張力阻得免。及旦張惡周在。拉之同出。知寇已退。速訪其家。迎之。張後爲黃姓者媾。奩具甚厚。觀之。即避難女也。女父因感張德。故媾焉。生二子。皆登第。傅青野曰。女子之愛名節。更有甚於愛性命者。故遇賊而避。遇非賊而亦避。周之中夜欲污。與殺人賊相去幾何。况同在危急之際。避死且不暇。敢萌淫念乎。後來果報。特未及知耳。功過格云。患難中完一婦女節。功必倍之。損一婦女節。過亦倍之。張生幸福。正未艾也。

康熙二年。池州大水。有人駕舟救一少女。將逼私之。女逼迫仍入水。遇一樹得生。踰年女嫁他村。合巹之明日。謁見其舅。即前逼己之人。大恨泣告送嫁者。即自縊死。母家搆訟。而此事始聞于人。姚庭若曰。益信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幼如妹。視少如女之言。真淫火燒熾時。一碗清涼散也。此人如知是已媿。即喪心病狂。肯萌此念乎。惟其不怨。不肯返觀。以至此極。毋論其後。人

亡家破。只此一個賢烈媳婦。沒福登受。豈不悔恨欲死。獨是此女。既被水漂沒而來。又投水漂沒而去。及逢樹逢人。委曲得活。必俟公媳兩個見面一番。而終歸于死。此即地獄之業鏡。以示天下之小人而無忌憚者乎。嗚呼。流離顛沛之時。能保自家女媳不至於此乎。而乘危脅淫。孰知即是自家兒媳也。故人之戒淫者。切莫作求福想。先須作免禍想。不識面之女子。莫作他家之兒媳觀。即作自家兒媳觀。則惻隱羞惡之心。自油然而生矣。念之哉。

醫士何澄。醫同郡孫勉之病。其妻俞氏。密語曰。良人病久。典賣殆盡。願以身酬藥之值。澄正色拒之。一日假寐。恍至一署。主者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敕。賜一官錢五萬貫。未幾東宮有疾。詔訪澄。一劑遂安。賜官賜錢。悉如其數。一時邦美。父爲鄭州牙將。年老無子。押綱至成都。妻命娶一妾。以白布總髮。問之泣曰。父本都下人。爲州掾卒。母扶欄至此。不能歸。故賣妾耳。公惻然不忍犯。呼媒送還。又爲營路費。護送其喪。途中謹事掾妻。至都下殯畢。始歸。以實告。妻未幾生邦美。成進士。官至吏部尙書。傅青野曰。死喪流離之際。孤兒寡母。形影相弔。既可哀已。而况異地分離。肝胆崩裂。慘景悽情。何可殫述。時公憫人之凶。濟人之急。不犯其女仁也。護送其喪義也。謹事掾妻禮也。有此三德。安得不有此厚報。

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哀之。欲求其生。囚令妻延支至家。將伴宿以報焉。支拒不從。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叩謝曰。公無子。吾有女送公爲妾。少報厚德可乎。支備禮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傳青野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此囚夫婦。商議甘心被污。非性與人殊也。一以全己之生。一以救夫之命。俱出於無可奈何耳。方且憐憫之不暇。敢萌一邪念哉。支公以爲吏。而能如此。尤人所難也。

蜀費樞會試至長安。遇一少婦。哭訴曰。妾京師販繒人女。夫死流落。貧苦無歸。願得相依。費曰。吾不欲犯非禮。當訪汝父來迎。遍訪得之。父泣謝曰。嚙昔夜夢神曰。汝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幾不免矣。今果然。是年費登科。官至巴東太守。傳青野曰。女子孤寡無歸。人生最苦事也。故冒恥求依。實萬不得已耳。在他人處此。必謂天假良緣。而費君以旅邸淒涼。不萌邪念。復爲之委曲周旋。使其骨肉完聚。其食報也宜哉。

宋青州王曾寓京師。有欠官錢鬻女者。相別而悲。曾惻然謂之曰。汝女可賣於我。往來得常相見。因以白金如數與之。令償原主。約三日後來娶。至期不至。父母攜女送館中。而曾已去矣。後中三元。位兩府。封沂國公。傳青野曰。王公救人之危。即納女。其何傷於德。非若支費二公。決不

可相犯也。而詭辭避去。所謂施恩不求報。德至厚矣。



遠嫌篇

子曰。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瀉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嚙。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厲安士曰。訪友勿得默入中堂。及窺內室。見婦人不宜有意整容。或揣度是何人妻女。私念其貞淫好醜。見婦人衣服簪珥。不念是何人物。并互相傳視。對他家亡婦像。不得注目久觀。亦避嫌之一端也。

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昔有沙彌妙顏。八歲已足羅漢神通。飛入王宮。后欲抱之。妙顏曰。且卻且止。不宜身近沙門。后曰。爾年幼。如何吾子。身雖抱之。亦何不可。妙顏答曰。近情喻之。如夫人教。但情從微起。猶一

星之火。能燒萬里之野。譬涓滴之水。能穿泰山之石。事皆由漸。以少致多。以小成大。是以知者遠嫌避疑。消萌杜漸也。傅青野曰。每見人以聖賢自擬。往往失足。不知悞了多少。若妙顏者。不以聖賢自擬。此真學聖賢者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致嫠婦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嫠婦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以體覆之曰嫗）不建門（不建門名）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未有似于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哉。姚庭若曰。孟子曰。夫婦有別。而況于男女之際乎。禮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勿與同席而坐。共器而食。而況豔色美姿。異姓之人乎。所以一部禮書。只是別嫌明微。四字盡之。嫌微之際。不別不明。其害有二。一則損名。一則敗德。促樽合坐。墜珥遺簪。在我僅戒閑之。偶踰。而旁人則可以爲借指之端。故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若男女雜坐。目貽語狎。始不過聊逞風流耳。而其後。必不能僅止於目之貽。語之猥矣。蓋欲猶火然。蓄水以防之。置灰以覆之。猶恐其熾也。若置之乾薪油炭之上。又有大風以

鼓之不燎原不止矣。故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孔子贊魯人以智。而孟子惜柳下惠曰不恭。

關壯繆公與昭烈皇后爲曹操所虜。操欲離其君臣之義。使公與后共處一室。公秉燭侍居。燭盡焚燎以繼。至達旦。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寓旁有一少婦寡居。夜穿壁相窺。公即命僕啟戶。冒雨而出。次日更遷他所。

姚庭若曰。余讀書棲霞山寺。近寺一小村。有一婦頗美。偶其夫他往。隣居一少年。相與倚門言笑。其夫倏歸而見之。疑與少年有私。訊問不服。痛毆之。其婦氣鬱投河而死。其母家訟於官。尸停未埋。臭穢難近。余向疑功過格。以言色調戲爲百過。爲太重。及觀於此事。而益信。總之淫機即殺機。少年婦女。心雖至淫。而其護羞之心。與輕死之心。百倍於男子。爲婦人者。旣未成淫。而虛擔惡名。實受拳毒。翁姑疑之。親鄰賤之。此其恥其忿。在彼胸中。固一刻不肯甘心者。旣無以自白。短見一起。非死不足以明心矣。要知一言一笑。此中之樂幾何。假使此婦果然有心。則一死猶曰有因。然因愛生冤。情纏命斷。已爲可畏。若此婦實實無心。但以鄰居熟識。偶爾閒談。鄰

村少婦。不知嫌疑。彼有心來。此無心答。而忽遭此奇冤。隕於非命。則此人雖偷生在世。恐冤魂纏結。未便罷休也。語云。別人妻。他家墓。惹了就是禍。斯言雖俚。可以悟矣。

傅青野曰。少年婦女。切莫攀言。或彼此原屬無心。而問答之下。不肖者。反覺有意。况乎外觀不雅。體統何在。倘爲人所疑。而妻妻組織。即不至性命干連。而我之聲名。亦玷矣。此時還能與人爭辯否。是以君子貴遠嫌也。

口德篇附駢詞

吳公寬少有介行。館一富家。有女方笄。窺公悅之。因以肉羹遣親婢。遺之。通意。公即以他故辭去。人叩之。終不言。公中會狀。仕至宗伯。謚文定。傅青野曰。不特不言於人。即人叩之。亦不言。尤妙在他故辭去。此與聖人以微罪行同意。

無錫孫繼皋。美丰姿。館於某家。主母窺而悅之。遣婢送茶。杯中一金戒指也。孫佯不知。令收去。是夕婢來叩門云。主母到矣。公急取大板頂門不納。明日遂歸。人問故。答曰。生徒不受教也。終不洩其事。後大魁天下。子孫世有貴顯。傅青野曰。叩之不言。在人不能無疑。托以生徒不受教。則釋然矣。吾慕其德。更服其智。

姚三韭本姓卞。館於懷氏。有女恆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即托他事辭歸。或以詩譏之曰。一點真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謨曾孫錫皆登進士。傅青野曰。人以詩譏。尙在影似。顯然任之。則人信矣。默然付之。則人猶言。惟答書力辨。而此事始不彰。其重人名節爲何如哉。

歸安沈桐字觀頤家貧。族兄遜洲薦入孀婦家訓蒙。婦忽夜奔。桐峻拒之。次日即歸。婦恐語洩。

備禮敦請數次。不赴。又洩遜洲往促。不從。屢詰其故。桐終不言。但曰：「不便而已。」遜洲默驗其故。遂歸。同子讀書。次年同與姪節甫一榜中式。又同登進士。節甫官侍郎。桐至巡撫。

呂公宮夜讀某氏館中。有少婦乘月奔之。公毅然峻拒。次日復令婢持雙玉魚來贈。公即碎其玉。厲聲責之。婢慙而退。然未嘗與人言其事。及後課子。因訓曰：「讀書人。積陰德爲上。我曾遇某事。云云。然終不洩其姓氏。公癸酉應試南闈。丁亥廷對。俱有神助。字畫將訛。若有掣其肘者。輒得改正。大魁天下。仕至宮保。唐宜之曰：「幽隱之色。不犯甚難。兄弟子孫之際。不言其事。不洩其名。更難。食報宜哉。」

傅青野曰：「人雖極不肖。却重聲名。彼完己之行。固是美德。而全人之名。尤德之最美者。偷津津然彰己之操。偶爾播揚。則不貞者。抱不滌之恥。而彼父兄丈夫子女。終身蒙垢。勢必骨肉乖離。甚且輕生殘害。則功不贖罪。吾未見其可也。」

席匡幼穎悟。遇一相士曰：「子有縱理入口。法當餓死。明年適行某位。奈何。」匡甚憂。一日遇人談閨闈事。甚係名節。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逾年竟無恙。後位至台輔。

稽暗性仁厚。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之曰：「此皆衆人妄談。其

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天下稱爲長者。官刑部郎中。傅青野曰。遇談人短。苟傾耳拱聽。則彼愈津津有味。席公勃然作色。而此事遂隱。完人名節。何其大乎。然有一等人。非可以盛氣加者。或彼聽我言。毫不知愧。莫若程公之更談其美事。以迴護之。尤妙在不即應對。一若弗聞也者。而其意興已索。然後徐爲辨之。則言者遂爲心平氣和。釋然無疑矣。不然。倘遇倔強之輩。曉曉爭辨。其事愈彰。稱爲長者。洵不誣也。

康熙己酉。江南鄉試。一士領卷入號。忽有鬼於卷面大書。好談閨闈四字。急以袖拂之。紙漫爛。而字不可滅。遂棄卷出。於歸途病死。傅青野曰。唯薄之事。最爲曖昧。大都傳聞俱不足信。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故好談閨闈者。必犯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細思輕嘴薄舌。徒博一時口快。亦何利哉。

趙概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概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介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聞無敢言者。概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縱。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疏。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僚廷大體耳。

平叔卿素廉謹。同僚孫宿嫉之。妄言於衆曰。叔卿空自得名。以吾視之。狗彘也。或問其說曰。

卿妻妹。豈得爲人。自是喧傳遠近。叔卿欲明。不便出口。即不欲明。恚忿難忍。遂鬱抑死。其妹聞之。大爲驚恨。亦縊死。不數日。雷雨暴作。將宕擊死。暴屍叔卿之門。及葬。雷復發其塚。傳青野曰。闔房暗昧。無從稽考。又最易傳播。難以剖雪。小人之誣君子。大半出此。彼孫宕與叔卿。非有莫大冤仇。不過睚眦小忿耳。而舌鋒所及。方且揚揚。自矜得計。而孰知連喪二命。生固抱恨。死豈瞑目。怨讟上蒼。雷火殛之。不爲過也。視趙公不修小忿。挺身剖明。其爲君子小人。真如天淵矣。文昌化書。載帝君諭。大原王用予曰。淫殺口過。寸絲有報。至涉功名一途。尤爲大忌。但殺業淫業。少知自愛者。猶知禁戒。至於口頭訕謗。隨意譏談。少年氣習。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琢。喪度元氣。向來福澤。貽元頓易窮寒。軀殼可不惜哉。可不懼哉。汝當回心向儒。無須吾簽榜時。大費躊躇也。

龜城祝期生。好訐人短。又好誘人爲非。習之既久。自以爲能。晚年病舌黃。必須針刺。血流卅許。乃已。一歲六七作。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死。姚庭若曰。祝生之舌。美舌也。其舌才。必有大過人者。使遇明師益友。苦口藥石。痛下針砭。一旦翻然改悟。竭其舌才。而善用之。必能宣揚大教。勸化無邊。而竟以枯死惜哉。舌有二業。恣殺物命。以供饕餮。是謂人業。惡言邪論。惑人害人。是謂

出業。夫人業猶有味存焉。若出業則吾不知其味之所在矣。無味入而以血出。爲祝生之舌者。亦苦矣哉。

溫節孝曰。有一等人。獵取風聞。拔舌地獄。有一等人。認定風聞。指爲左券。布傳遠近。拔舌地獄。有一等人。直腸直口。自謂不欺。每爲造言捏謗者。誘作先鋒。爲害更甚。拔舌地獄。

宋端宗時。元帥狗台。台臨海。民妻王氏。有令姿。被掠。十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恐被污。乃陽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菘月。乃可事君子。千夫長從之。師還挈行。過賺縣清風嶺。仰天竊歎曰。吾今得死所矣。即嚙指寫詩於石上。寫畢投崖而死。血色如新。不爲風雨剝蝕。官爲樹廟。立碑。後有人以爲無是事。作詩非之。嚙指題詩似可哀。斑斑駁駁上青苔。當初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後其人竟絕嗣。元楊廉夫亦有題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清風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雖不能毀節婦之名。而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更作詩曰。天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鑿開嶺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情。願從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二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來謝。未幾果生子。

萬曆間。沅陰縣修志。一廩生負盛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跡。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燈。導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階迎。升階。二婦訴云。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遂送二婦去。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民間婦也。生聞之。斥爲妄語。明年果考劣廩。憤鬱而死。傅青野曰。世間名節最重最難。評之謗之。固屬不可。非之蔽之。尤大不可也。故凡遇名節關係。慎勿生疑。當存厚道。即纂修史志。雅宜直筆。然必確有見聞。不得苟且從事。上干天譴。吾輩尤當留意。

附戒艶詞

黃山公好作艶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然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笑曰。無乃復害我於馬腹中耶。秀曰。伯時但以余想在馬腹墮落。不過止其一身。公以艶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墮泥塗（地獄名）耳。公悚然愧謝。自是絕筆。夫魯直不過好作艶詞耳。而秀禪師呵之如此。則後來小說傳奇。專一壞人闖門。宣淫浪穢。無所不至。不知永劫沉淪。何時得出也。

昔有人被攝冥司。見一人向之泣曰。我在生時。不合撰作某書盛行于世。陰司以其書導淫。錄我入地獄。待此書絕滅時。乃得托生陽世。爲乞我傳語子孫。多方講求。焚棄此書。庶得超生也。姚庭若曰。陽世軀出心血。只博得地獄沉淪。數點血淚。哀哉。作者受罪於地獄。求此書之焚滅。而不可得。乃生者猶竭力搆思。惟恐不工。罔知悔懼。豈不惑哉。

傅青野曰。淫穢諸書。容易精工。最難磨滅。患在智愚能曉。壯幼咸知。非若聖經賢傳。必待讀書種子也。勢必廣布海內。流毒後世。其罪業可勝道哉。

姚庭若曰。世有謂看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恐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禽獸也。不知天下小人多。而君子少。果其爲君子也。彼固不肯看此書。如其小人也。有不歡喜效法者乎。且金瓶梅之可憐者。獨末後數回耳。若前此數十回。有一字一句。不是地獄種子哉。今以毒藥啖人。而謂之曰。汝莫懼。我自有末後解毒一着。毒未及解。而五臟已先壞矣。功過格。以刻淫書者。爲殺人不見血。洵哉。有聚此等書。說此等書。借稅此等書。致啟邪淫殺機者。罪應與此同科。

傅青野曰。楊朱墨翟。亦是戰國名流。孟子尙以害人心術。而力拒之。比於洪水猛獸。況今之淫穢等書乎。其不待教而誅也。明矣。有心世道者。倘能嚴爲禁絕。盡付焚炬。其功當不在孟子下也。

今之貨買春圖春物。以及瓷器描畫。扇頭鏤刻。備極醜態。貽害非淺。當道巨公。尤宜加病懲也。西廂一書。當時作者。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之句。思竭。忽仆地而死。想是神殛之也。乃述者。又從而續之。讚歎之。助焰添油。可哀也夫。

季卓吾見地超越律身清慎。晚年竟遭非橫斃於獄中。辱其生平。不過批點西廂。水滸。金瓶梅等書。刊刻而已。

金聖歎才思過人。所評西廂。用朱子注。中庸右第幾節法。又評水滸於極穢處。拈拾佛經。膾炙人口。徧行天下。順治間。俄遭天網之災。致身首異處。家財沒官。傳青野曰。淫穢等書。一經才子品題。則躉價十倍。流毒愈深。益難磨滅。即作者。決無知己之感。亦必痛恨於九泉也。故讚歎之罪。實與作者同科。二公食報之慘。無足怪耳。

張纘孫戒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具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又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可。平日天良一線。或猶畏鬼畏神。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偷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開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儼爲落套。而且綺語爲殃。虛言拆福。不特悞人。兼亦自悞也。

賀嵩少諱起宗。已未下第歸。注太上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于見他美色下。備載報應。以

助猛省。時佐寫者西賓。羅憲獄辛酉羅歸南昌。卽人泮。戊辰春。羅夢一道裝老翁。左右二少年待老者出一册。令左立者誦。羅竊聽之。卽見他色美注也。誦畢。老翁曰。該中。旋呼右立者。誦詩。卽詠曰。貨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醒決冒公必中。卽以是兆。作書寄其子。囊榜發果登第。時其子呈羅書。惟榜花二字未解。偶見類書註云。唐時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實際之。後官至憲副。姚庭若曰。今人一身不淫。止了得一身事業。何如一人勸十。十人勸百。以及千萬。同證善果乎。猶如布種然。一升落地。報以石計。種無窮。生亦無窮。但須勤布。莫使田荒。又如傳燈然。一炬然。千炬皆然。燈無量。光亦無量。但自我傳。莫自我滅。人特未肯實心苦勸耳。如勸人而人不應。是猶布種而種不生。傳燈而燈不明也。有是理哉。

嘉興府庠生某。性喜隱惡揚善。遇子弟親友。談笑闈門事。便正色怒戒。因作戒日業文。垂訓後學。萬歷年間。年邁無料舉。門生多應試者。強邀師同入省城。偶出游。犯市政鉞。因命題作一文。大受知賞。爲懇學憲。得與棘闈。放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身少年進士。因恃才傲貴。侮慢老成。上帝罰汝累困場屋。終不發達。月前偶有一士。應今科聯捷者。爲姦室女。餘名文昌。奏汝

作口業文。訓戒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汝必聯捷。益宜修德。生驚喜。登第後。讓厚倍常。仕至御史。

傅青野曰。古人立言。無非一片救濟婆心。勸化百千萬世。故與立德立功。並垂不朽。今之造作淫書者。可惜一副錦繡心腸。種下不朽罪案。然則筆舌二種。造業無邊。造福亦無量。惟人自取之耳。

文中子曰。敗紀小人。妄談花柳之事。持綱君子。獨傷風俗之乖。事已干乎天條。何可資爲談府。乃有吉席華筵。指某某而陳鄙褻。閒行雅坐。斥誰誰以快驕歡。追風捕影。執莫須有事成。真含血噴沙。取或可疑情作據。語言偶失。謹閱然共道臨邛。行迹暫時。乖倏爾羣稱河間。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皂白難分。里及鄉。鄉及邑。邑及天壤。薰蕕莫辨。數句閒談。遂使香魂吞聲千古。下半生名節。乃爲污蠅。飲恨於閨中。夫家母家。痛敗倫而辱祖。子輩孫輩。恤穢德以羞親。汚人九族。誠無形之金刀。毀我三綱。是待誅之鐵案。即有真情。宜思陰惡。况爲捏語。能不傷心。更有作爲歌謠。傳諸樂府。墨汁淋漓。洩盡清名無處洗。霜毫綽約。點成鼻語幾時休。天地難容。神人共憤。凡百君子。宜思慎戒。

蒙養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何氏曰。婚姻始正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五時。卽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眞潔。則身正而家道自正矣。

姚庭若曰。昔有一人。年已二十。不通人身。初婚之夕。竟不知何所云爲。次夜保者教之。乃解其後身體強壯。冬可不絮。徹夜不睡不倦。益信古之人。或壽百歲。以至千歲。蓋非誣耳。古人三十而有室。則三十以內。混沌之天也。邪智不鑿。則元氣必固。精神旺足。身體強健。曷足怪哉。無他。養其蒙而已。是故邪言勿入其耳。邪色勿入其目。內外有別。男女有辨。使彼日熙熙焉。處其中而不覺。視夫壯者之有室也。亦猶夫幼者之有學。弱者之有冠而已。安知其他哉。故養之以樸。樸則愚。愚則壽理也。今之養蒙者不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長者聚而穢談。幼者在側而不諱也。少者嬉戲。信口村說。長者過之而不問也。又復優場演劇。浮辭居半。甚至私奔調謔。極諸醜態。縱少者觀而長者不禁。更爲解說也。嗟嗟。彼非木石。安能惛然無所感觸哉。而又內外無辨。男女無別。萬一狡獪之童。偶有獨得不良之婦。或者招搖。往往一時失足。坑陷終身。元氣一傷。

積瘠立見。而爲其父母者。勞且謂彼幼無知。恬不加察。遂至幼年虛弱。早歲尪羸。迨於授室。而元氣固已耗其大半矣。此而欲壽何可得哉。是以壯年肆慾。節其肆者在我。幼童無知。養其童者在人。則爲之父兄者。自當體我欲壽之心。以壽其子弟。爲之師長者。又當推我欲壽己之子若弟之心。以壽他人之子若弟也。

嘉靖中陸中丞。瑯子仲錫年十七。有才。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與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曰。何物小子。敢瀆神若此。令吏查簿。陸注甲戌狀元。邱無所有。曰。陸某嘗奏上帝。削其祿籍。邱某抽腸。以彰顯戮。夢甫醒。而館童三更。敲門報邱先生。斃於絞腸痧矣。後陸果貧賤終身。嗟嗟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弟子以師事我。則終身成家立業。俱我教之。正不止誨以文藝。督以嗜睡而已。古者易子而教。是至親如父兄。猶不得任。其教子若弟之責。而以歸之於師。而師固可以路人視弟哉。若邱某者。良心喪盡。此其惡業。不可勝誅。抽腸而死。豈論過乎。雖然。陸中丞。與有罪焉。以十七歲之少子。血氣未定。而不知擇師以教。於邱某仲錫乎何誅。

昔番禺大商。有子佻達。盡費所資金。於途次臥病。其父因攜謁胡翼之先生。授告以故。先生手

授一編曰。讀是可與進學矣。其子發視則素問也。讀未竟。惴惴懼夭折。痛自責悔。先生訓之曰。知養身則可以修身矣。其人感悟。卒成學者。嗟乎。如番禺大商。可謂能擇師者。真能愛子者。胡先生可謂真能善誨者。商之子。可謂真能受教者。以視陸氏父子。師弟相去真天淵矣。

陸象山曰。夫子爲嫡孫擇師。獨取於質魯之曾子。眞萬世教子孫之法。

沈龍江曰。子弟讀書。有成有廢。乃關係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爲師者。成就得一個好人。便是莫大陰功。若耽悞人家子弟。大傷天理。世俗師道自處太輕。主家禮義亦甚疎簡。不知根本者也。陳幾亭曰。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述市井之事。尤戒嫖慢之談。倘於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於所是。略於所非。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

陽明先生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士。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匪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工。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宋時有惡少王趙二人者。誘一富豎嫖賭。產業蕩盡。一日豎夢所供呂祖曰。汝家數世事我甚虞。今王趙二人誘汝破家。吾已報之。汝速宜遷善。豎警寤。視神案有紙一幅。筆墨淋漓。乃戒嫖賭文也。明日見王。賄一目。趙折一足。遂自痛改。絕不與交。二人行乞餓死。然則擇友實養蒙要事也。而世之導人淫蕩者。亦當改弦易轍矣。

傳青野曰。男女之際。良知良能。雖當幼小。偶然談及。未有不津津拱聽者。方且揣摩之。甚至效法之。混沌鑿破。損德損壽。種却一生禍根矣。爲父兄者。輕佻戲謔。切須檢點。狡童慧婢。不時防察。而且淫辭雜劇。入人最深。尤不宜縱之觀看。彼嚼爛舌頭者。撫拾虛無。末後一段功名富貴。俱臻絕頂。使子弟觀之。信爲實然。肆無忌憚矣。及出就外傳。則爲師長者。看其天真爛漫。但當教以孝弟。即戒淫等語。切勿矢口。若已有知覺。須將因果報應。隨事隨時。懇切講解。至於同學友朋。最宜檢擇。有一佻達匪類。勢必羣聚鬧發。無微不入。或效鷄姦。斷喪元氣。即有嚴父嚴師。亦難補救矣。並不可容之外宿。及與他人臥起。即先生處。亦宜斟酌。苟姑息縱容。必至辱身賤行。玷污家風。以迄門戶衰薄。厥後不昌。或早見天。滅絕祖宗之血食。寡他人之兒女。是誰之咎歟。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尙其慎之。

曹大家女誡曰。今之君子。徒知訓男。不知訓女。豈以女可無教哉。清閑貞靜。行己有恥。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杼紡績。不好戲笑。潔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工。此四者。女之大要也。女子在家。可讀孝經。女論語。列女傳。以通大義。至於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所宜習也。

婢妾篇附僕婢

張忠定公知益州。買一婢。以待巾櫛。四年被召還闕。呼父母嫁之。仍處女也。淮郡士某。偶醉戲二婢。婢知恥。拒之。其時正當月晦。睡至四鼓。妻忽叫醒云。適夢見一神。威靈赫怒。向我指畫而去。不知何說。士聞之。毛骨竦然。但云定是竈神無疑。後將此婢配人。因曰。汝昔夢竈神指畫者。因我會戲此婢。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爲司命所錄耳。向不言者。恐汝見疑。難爲此婢。婦亦竦然。傳青野曰。汚婢者。事順而勢易。人幾目爲家常茶飯矣。而孰知司命之神。乃如是之嚴刻耶。蓋婢亦人女也。特貧於我女耳。其愛惜名節之心。實於我女無異也。若以禮遣嫁。則亦良家夫婦矣。苟從而亂之。是即淫人之女。姦人之妻也。

鳳陽諸某。植荷十餘年。從未得花。康熙己酉。諸將往旬曲錄遺。忽放一枝。則並蒂蓮也。謂是秋闈捷兆。詰朝將欲賞焉。是夕夫歸歡聚。有侍婢趨過。夫欲調之。婦弗禁。遂私焉。明晨視花。則已折矣。詢之。即此婢。悵甚。折花之夜。夢謁帝君。己名已登天榜。忽見勾去。涕泣拜禱。三度麾下。及醒。自知不祥。快快登道。府學遺才。舊額三名。時往旬曲者。僅有三人。而某獨黜。大收亦然。垂涕而歸。周安士曰。向使其婦。毅然不容。必以爲妒矣。豈知冥冥之中。保全科第耶。則妒亦安可概。

論也。

張文節在政府時。其夫人入朝。莊獻太后見二老婢。陋甚。勅妙年二女。飾服以賜。公歸見之。乃指二老婢曰。此皆人侍左右。出無所歸。如二女者。年未及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也。令守一老翁。不甚無謂。即日面奏。嫁之。傳青野曰。張公位極人臣。富貴極矣。而止此二婢。終身不易。其情義抑何重也。奏嫁二妹。不特通達人情。亦且爲己惜福。今人甫叨一命。或多收十斛麥。便欲廣置姬妾。或色衰愛弛。棄之如遺。是誠張公之罪人也。

昔有顯者。年四十餘。厚一少年娼。欲娶之。遂斷髮自誓。人問曰。貴人娶汝。幸脫烟花。何自絕乃爾。娼曰。彼年已四十餘。吾方二八。縱彼花甲有零。是我入門之日。先已辦守十年寡矣。況夫大賢妒。男子心腸。俱未可知哉。顯者聞言。一笑而止。姚庭若曰。老人娶少女爲妾者。皆可通身汗下矣。夫淫慾之念。我既如茲。彼亦宜爾。若以老邁之氣。當新發之鋒。竭我之力。盡我之術。施之恒不滿其意。亦云惡矣。又况妖冶盈前。枕席迭侍。豈能遍及。徒增罪業耳。其籠極而驕我者。則怨望咀呪之言。顯聒於耳。精液內耗。慚憤外感。本以作樂。反因受苦。其究也。必成我之病。其無寵而畏我者。則憂愁鬱結之氣。日積於中。欲旁私則內外阻絕。而勢不能。欲貞守。則一暴十

寒而慾不厭。幽囚困苦不得發舒。其究也。必成人之病。且我以老耄。而廣置姬侍。彼以少艾。而不全一夫。試設身處地。一緝思之。必有展轉不安者矣。

閩中郡守陳某。五旬無子。夫人甚妒。或勸納寵。曰。福薄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遂力行善事。連生二子。姚庭若曰。凡妻之妒。有二。有陽妒者。其造業在一時。而報亦止及一身。有陰妒者。其造業在在世。而報必害及子孫而後已。陽妒者。禁制丈夫。不畜婢妾。一有他愛。筆楚交加。終朝反目。若少有仁心。亦必外畏酷虐之妒妻。內憐無辜之婢妾。力不從心。姦污或止。是在妻既博妒悍之聲稱。而在夫反受箴規之藥石也。陰妒者。欲禁畜妾。奪進羣婢。蓋以名充使喚。進退由我。及乎有娠。即行損墮。或立配家奴。或轉賣他方。則勢順而事易。且庶子不多。而家財不分也。陽收賢德之名。陰行妒忌之實。而爲夫者。墮其術中。恬不知覺。事久人頑。良心漸失。獨不思發縱。指示妻罪。固以難逃。而持刀殺人。豈得薄乎云爾。又况外宅之兒。花生之女。後人不察。狎比如前。名爲主婦之分。陰有兄妹之戚。瀆倫敗檢。皆由於此。故曰。造業在在世。受報及子孫也。

傳青野曰。陰妒者。不特禁妾畜婢而已。蓋有寵發賣。止可瞞過衆人耳目。而其夫未必不心以

爲妒也。若明明容夫置妾。而陽爲賢德。如出自然。及乘夫他往。陰令致死。托以病故。即夫亦信之而不疑也。其妒可勝言哉。昔廣州蒙化縣丞。胡亮娶一美妾。妻賀氏。曲加恩撫。亮甚感之。及亮詣府賀。用火釘烙妾兩目。迫令自縊。給夫病亡。後有娠。備極艱苦。竟產一無目蛇。遂犯目枯而死。此其一徵也。

鎮江靳瑜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鈿娶鄰女爲妾。翁歸。因置酒於房。以隣女侍。且告之。故翁面赤俛首。夫人以爲已在也。出而反扃其戶。翁遂踰窗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特我感汝。祖宗亦感汝。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還之。次年夫人自受娠。生文僖公。十八遂大魁天下。傳青野曰。夫只娶妾。有子則不可。妻妒則不可。如靳翁者。則無不可也。則堅意不肯。曰。吾恆願其嫁而得所。雖天地父母之心。何以加茲。苟業已有子矣。而猶多置媵侍。以供淫慾。又無刑于之化。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狡妾讒言而搆毀。是誰之咎歟。

餘姚醫生張某。惑妾讒譖。棄妻。屏子。雖凍餒不顧也。妻鬱憤病死。而妾多外遇。人咸鄙之。醫道不行。落魄終身。傳青野曰。人知妻妒婢妾。而不知婢妾善能妒妻。人知我污婢妾。而不知婢妾

亦能污我。大抵人賤。則貞辭者少。而淫佚者多。或爭寵而巧相讒搆。或挾怨而陰必謀害。致令同室操戈。此家道之不和也。或骨肉不知而聚麀。或主僕交迷而薦寢。遂使醜聲外播。此家政之不肅也。傷風敗檢。莫此爲甚。昔唐以武氏。幾覆天下。大可鑒已。

元張廷瑞爲帥府參議。有愛妾。一日有老人與語。乃其父也。召問曰。汝欲將女歸耶。其父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歸。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粧。書券還之。傅青野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皆然。第迫於飢寒。故兩行珠淚。骨肉東西耳。然望我之嫁而得所者。誠甚切也。諺云。甯爲田舍婦。不作富貴妾。張公此舉。其父其女。有不頂德無窮者哉。然業已充下陳。而猶能割愛還之。是舉已賤者。而使之良也。若世之婢妾。強逼淫污。是使可良者。而終爲賤。其罪應與壓良爲賤者。同科。

周安士曰。有夫之女。不可作妾。宦家女。儒家女。節婦女。俱不忍作妾。

山陰傅紫雲公。諱以箕丙午舉人。凡家用婢女。年至二十。不計財禮。即擇良贈嫁。誓爲定範。傅青野曰。此余伯也。蓋男女之情。良賤皆然。倘因貪使令。悞彼青春。孤房鐵衾。中心如結。人特未及察耳。每見古來災稜有云。後宮陰閉。所致可知。錮婢不但損德。抑且大傷天地之和。况乎偷

期密約。勢難守貞。誰實使之然哉。苟或貪財轉賣。又作十年老婢。既用其力。復害其身。揆之情理。於心何忍。如余伯者。其造福應無窮也。

周安士曰。奴婢通姦。宜遠逐之。勿得酷毒拷掠。損身害命。

附僕婦

某家中有僕婦甚美。欲納之。但礙其僕。一日呼僕。封銀百兩。置箱中。潛易以石。次早命擔箱同往某處。故使先行。僕利其有。遂於中途逃於他處。及發箱視之。乃石也。因不敢歸。其主竟納其婦。未幾喪其愛子。食報甚慘。

沈詢爲昭義使。有嬖妾。其妻妒之。私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內侍。歸秦恥之。乃挾刃殺詢並其妻。是日詢宴府中僚友。乃着詞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蓋詩讖也。傳青野曰。凡見人姦其妻。未有不勃然加怒。思食其肉。而後快者。竊僕而有異哉。因限于名分。阻于威勢。不得已。飲氣吞聲。而其仇殺之心。未嘗一刻去諸懷也。倘遇悍僕如歸秦者。不亦危乎。况其妻實係主妾。與原配者不同。而乃因羞成怒。變怒爲殺。夫併妻命亦慘矣哉。

施愚山曰。家人媳婦。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或因勢投充。旣役其身。又亂其妻女。於心奚忍。倘或生子。是淪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己之子姪復亂之。是弟兄姊妹相姦也。聚噍宣淫。廉恥盡喪。遂不可窮詰矣。吾願人之共圖湔濯也。

妓童篇

楊忠襄公邦乂少補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生欲壞其節。拉之出飲。托言賓館。其實青樓也。初猶信之不疑。酒數行。妓艷粧出。公始愕然。疾走歸。取履焚之。涕而自責。

二程先生同赴士大夫家會飲。座有二紅裙侑觴。伊川拂衣起去。明道盡歡而罷。次日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齋中無妓。心中却有妓。伊川不覺愧服。傅青野曰。妓之爲道。逢迎最工。樸者親之而淫蕩。智者戀之而昏迷。凡人如程伯子者有幾。吾輩當學伊川勿學明道可也。

趙青獻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妓頭梅子豈無媒。逼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朴不得無禮。旋令人止之。老兵自幕後出口。某度相公。不過片時。此心便息。今實未嘗往也。噫。旋發旋覺。大呼不得無禮。何等勇決。眞暗室屋漏之戒。慎恐懼也。唐宋有官妓。耑以承應官府。及往來奉使者。常人不得過而問焉。然青獻已力絕之如此。至今之娼妓。迎新送故。不擇美惡。惟利是視。雜色蒸淫。毒入肺腑。不幸當之。小則痼疾。大則殞命矣。

唐進士崔豸辭曲江宴。乃以雕轎載妓。遊觀。爲團司所發。崔沉主罰錄事。判云。深慚席帽。密映
藍車。紫陌尋春。既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自是不得于時。此因狎妓而損聞望
者也。

泌水常倫字明卿中楊慎榜進士。爲評事。時宿娼家。至日高起。參會不及。長吏詞之。竟用考調。
判陳州。此因狎妓而損名爵者也。

崑山高某者。本富家子。恣意青樓。不從人諫。妓爭邀之。後至財產蕩盡。妓爭絕之。親友不願。凍
餓而死。此因狎妓而傾家業者也。

昔某家資頗饒。狎妓染毒。臭不可當。聞者嘔吐幾死。隣舍共逐之。無所容身。乃棲破廟中。後其
妻子亦不能堪。每送飯。一手掩口鼻。一手執蒿。遙遞與之。即疾走避。晝夜號呼。求死不得。最後
皮肉潰爛。蛆從骨出。乃死。此因狎妓而戕性命者也。

紹興中王鐵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提刑。令往廉按。王憂甚。有一妾。故前塘妓
也。昔與韓狎。因爲設計。邀飲後堂。命妓于簾內。歌韓昔日所贈詞。韓聞心動。急欲見之。妓故邀
其滿飲。終不肯出。韓益急。妓曰。司諫善舞。今日爲妾一舞。即當出也。韓醉甚。即素舞衫塗粉抹

墨。跟蹤仆地。王亟命諸妓扶掖歸舟。酒醒愧甚。不敢復問。旋遭彈劾。此因狎妓而受人嫁禍者也。

宛平王宗義。至舊狎妓家飲。適同里趙林。劉方遠。先在焉。劉毆之立斃。劉囑妓誣趙殺。趙抵死。一日劉宴客。客忽揪其髮。作趙聲罵曰。爾實殺人。嫁禍于我。我訴陰司。追汝輩矣。未幾劉與妓俱死。此因狎妓而受人妒殺者也。

山陰倪某。弱冠偶遊妓院。即染毒在鼻。醫治不痊。梁骨崩摧。鼻平如掌。出入用青絹遮之。僅餘雙目。悔恨無及。此因狎妓而受虧體之辱者也。

江南一監生某。住京數年。家中妻子凍餒不顧。甫中鄉試。接妓至寓。留連三日。忽然心怯腹痛而死。並無親人送終。同鄉募化。方得棺殮。此因狎妓而受路死之慘者也。

昔某嫖妓發毒。醫治少愈。歸家而妻惹毒。生瘡腋下。痛苦倍常。及所生子女。遍體無皮。不久氣絕。此狎妓而禍妻之害者也。

顏光衷曰。嘗有一友。自言片時犯妓。終身腐刑。苦楚不堪。幾自縊者三人。道永廢。竟至無子。此狎妓而寡妻絕嗣者也。

一貧士。父老子幼。鄉榜中式。入京會試。迷戀一娼。惹瘡身死。其父母朝夕哭泣。未幾俱死。此不孝之罪。禍及父母者也。

施愚山曰。今之狎妓者。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娼矣。此不慈之罪。汚及子孫者也。

傅青野曰。人謂烟花一途。明白做事。又非辱及三世者比。決無喪身損德之虞。况既酬以金。淫豈爲過。孰知種種貽害。不可勝紀。蓋淫人妻女者。其事陰。故其報亦陰。而狎妓者。其事顯。故其報亦顯。字說云。闕者入門便敗。嫖者如女票拘人。見閻羅也。信然。

昔某生平作惡。有人夜宿其家。中夜聞二人相與言。某人惡貫滿盈。當受報矣。一曰絕嗣乎。答曰太重。一曰回祿乎。答曰太輕。一曰王小小。答曰可。此人驚訝不解。後四五年。某迷戀一娼。曰王小小者。取之歸家。惟言是聽。遂出妻屏子。骨肉離異。資財罄竭。乃死。姚庭若曰。嗟乎。娶妓爲妻。其業報。僅下於絕嗣一等。可畏哉。蓋此輩嫉妒性成。狠毒手慣。陰謀妻子。巧置死地。令夫不覺。屏之逐之。猶小焉者。若夫兵戈攪亂之餘。患難流離之後。儘有大家兒女。名門子媳。陷入其中。偷生忍恥。含淚迎人。又當生憐憫心。恐懼心。不能救之于陷阱。已爲可傷。况又從而犯之耶。

至于私嗣子。半開門。雖自處下流。但有夫有子。仍從邪淫。斷不得附之娼妓之列。以傷陰德。壞風化也。以上狎妓女。

陝西御史車梁按部某州。見拽轎小童愛之。至州。令易門子吏目。無以應。車曰。如驛中拽轎小童亦可。驛丞遂進之。強景明戲作拽轎行。云。拽轎拽轎。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曉。好個驛丞倒知道。自是傳播。聲名大損。此倖童而損名望者也。

宋朝仕衛。爲大夫。有寵於靈公。遂蒸靈公夫人南子。太子訓贖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緞。太子羞之。此倖童而亂宮闈者也。

鄭櫻桃。襄國優童也。石虎爲將軍。絕嬖之。以櫻桃譖殺其妻。後娶妻復以櫻桃譖殺之。此倖童而賊骨肉者也。

秦主苻堅寵慕容冲並其姊。清河公主。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出冲長安。後果入寇。堅敗自殺。此倖童而亡家國者也。

東粵小吏梁某。嬖一童。爲果長。俞華麓所奪。梁憤甚。挾刀脅童以逃。俞怒。大桎梏其父。懸賞捕之。後俞去任。乃歸。俞亦以此不直於時。此倖童而生妒毒心者也。

晉令史王祖與臺書佐任懷仁狎後任有外遇王銜恨誘殺之埋尸田岸家人莫知此倖童而生殺害之心者也

傅青野曰我朝鷄姦擬光棍例立斬蓋於無可污者而必欲污之誠神人共憤不特陰律之所不赦也况男女成姦彼此咸甘污下至於幼童原屬無知而必誘之蒙垢使其長大悔恨無窮卽乃父乃兄有不怒入骨髓者哉兼之鑿破天良損德損壽自我玉成罪實奚逃養生家云男淫損神尤倍於女諺云狎比狡童必多內亂吾願人之刻骨銘心勿尋煩惱也

王韶字德茂襲父封都鄉侯幼時庾開府信狎比之後韶累遷郢州刺史信過之韶待甚薄信不堪因入宴酒酣徑上韶牀直視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異疇昔賓客滿座韶甚慚恥傅青野曰今之子弟修眉目香依袖顧盼自喜欲人愛憐者其心居何等也設有從旁指之曰此倖童也能無愧死日後鬚鬢蒼白訓戒子弟時倘遇舊日狎比者微言戲謔此際面目將何地自容王韶之事可鑒已以上比頑童

附尼僧

晉江許兆馨戊午舉人。往福寧州。謁房師。悅一少尼。以勢脅汚焉。次日忽嚼舌兩斷而死。傳青野曰。佛家戒律清嚴。調笑且不可。況淫汚乎。許生勢脅。較和姦者更甚。業報豈止是哉。姦尼者。可以爲戒。

晉江王武有文名。飲承天寺。見一沙彌。端坐閱經。強令飲酒。復摟抱調戲之。歸家忽掌口。自罵半日。嚙舌而死。姦僧者可以爲戒。

昔某遊一尼院。尼爭私之。復醉而髡其首。以爲無復歸理。其人遁去。實訴於妻。妻恐貽笑子婦。戒使勿出。以俟髮長。其子忽見母室。與僧竊語。夜捫枕上光頭斫之。母驚起諭故。已氣絕矣。事聞于官。官謂殺雖不知。而子不應執母之姦。竟坐辟。傳青野曰。殺身慘矣。而復殺其子更慘。誠以破壞梵修。與姦淫平常婦女者。罪加一等也。入尼院者。可以爲戒。

康熙庚午。知紹興事。李公鐸有一少年入某靜室。爲僧誘住輪姦。僅存一氣。隣舍覺而捕之。逮府。每僧杖八十。枷號絕食而死。入僧舍者。可以爲戒。

補過篇

宋洪壽忠文公次子也。一日暴卒。恍惚見綠衣人。引至陰府。洪問平生食祿。綠衣人於袖中出一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蚊。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汚室女某。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綠衣者曰。但力行善事。猶可挽回。已死三日復甦。遂勇於爲善。後以秘撰兩浙。曹召甚恐。竟無恙。官端明殿學士。享上壽而終。傅青野曰。邪淫罪業。陰律最重。徒知而悔之。無益也。必須力行善事。輕重適均。而又加以利息。方得蓋過前愆。如本來有百畝產業者。輕輕敗盡。後忽銖積寸累。原價之外。復賸贈雜費。買至百畝。則依然百畝矣。此補過之說也。然能精進不已。將德愈厚。而福亦愈大。猶百畝而外。千畝萬畝。任爾增益也。奈何世人不能及時修省。業報到來。手忙脚亂。而拜經禮懺。全恃僧道。希圖滅罪。是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豈不惑哉。

北直項夢原。本名德彘。夢已中辛卯鄉科。以汚兩少婢。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刻金剛經。歲施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因易名夢原。壬子鄉試中二十九名。己未會試中第三。心甚疑之。及殿試二甲第五。方悟合鼎甲之數。恰是第八。而殿榜

紙獨黃也。後官至副憲。謝上蔡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信哉。故項公本中也。而以汚少婢削之。已削也。而復以戒邪淫。行善事得之。使項公如不悔過。則終身一老秀才耳。安能名列天榜哉。但項公終是有根器人。畢竟平日有心向善。所以一撥便醒。

明田某丰姿俊雅。一婦人奔之。心知其罪。而不能戒。讀書於南山寺。見神人白日告之曰。汝有大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若自今改過。猶不失爲進士御史。田遂猛省。懺悔。其爵果如神言。姚庭君曰。少年既已失足。老來備嘗艱苦。自當發至誠懺悔心。歡喜順受心。深咎往愆。勿生怨讟。普勸世人。共戒邪淫。陳我從前自作之業。說我今日歷受之苦。語不厭詳。現身說法。則聽者必將恍然而悟。肅然而恐。較之援引古典。證明他事。愈覺動心。非特惡業消除。抑且獲福無量矣。

色戒錄補篇

福善篇

餘於陳生善醫。嘗醫活一貧士。其母感之。後陳薄暮過之。令婦伴宿。以報恩。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後幾不自持。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天明乃去。後陳之子入試。主考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復闕。又棄之。又聞連聲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遂錄之。隨成進士。姚庭若曰。不可。二字誠難矣哉。旅客臥於孤榻。美人來於月下。漏長燭短。境冷情溫。難矣哉。淫有三魔。眼光落面。妖態攢心。骨熱神飛。烟騰燄熾。是謂火魔。欲根萌動。任督（一脈也）潛開。如隄將崩。如溜欲決。是謂水魔。水火相烹。形魂互盪。如輪不息。如環無端。是謂風魔。三魔者。三關也。斬三魔。過三關。無他。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飢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陳生之初曰。不可。忍也。兩關奮刃。血流不解。敗軍爭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連曰。不可。不可。堅忍也。惡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曰。不可。不可。二字最難。狠忍也。其食報宜哉。

温州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館于富家。富翁無子。召飲伴醉。使妻出陪。告曰。我夫以君多男。令妾

冒恥求種耳。周愕然遽起。而門閉難出。因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並不留盼。妻叱婢放去。正統乙卯。旋中鄉科。太守夢迎新狀元。彩旗寫。欲傳種子語二。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以前夢問之。旋父曰。此老夫二十年前。以手指書空者。竟不泄其事。陰鷲又云。近報則在己。遠報則及兒孫。豈虛語哉。

開禧時。簡州進士。王行菴。弱而寡慾。其表弟沈某。色力強壯。肆情花柳。公屢規之。不聽。一日沈自外歸。目擊其妻與人苟合。正欲取器擊之。手臂忽不能舉。浩歎而卒。時年三十一。丁卯冬。公偶患病。設醮。道士拜疏良久。起云。查公大限壽至五旬。兩次不淫人妻女。增壽三紀。後果八十。六歲。吉祥而逝。(此延壽之福)

嘉佑間。黃靖國爲儀州判官。被攝至冥。主者曰。卿官儀州。曾知一美事乎。取簿示之。乃醫生聶從志。於某年月日。華亭楊家行醫。拒奔婦李氏。上帝勅其延壽三紀。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及還。以語從志。歎曰。此固有之。妻子未嘗與言。不謂己書陰籍。後一一皆驗。此延壽裕後之福。汪天與三十無子。客濟寧。遇風鑑相之曰。君貌類羅漢。乏嗣。壽亦不久。公至清江浦。一婦夜奔拒之。後遇前相者。訝曰。君相何頓變耶。必有陰功。當生貴胤。且高壽。後生三子。幼子舉孝廉。年

九十二。尙康健。詎爾縶絀之福。

徽商王志仁其婦夫。風癡甚奇。謂曰。汝十月必有大難奈何。王亟往蘇州。歛資而歸。道值雨漲。停舟。忽見一婦抱子。撲水。急呼漁艇與金救之。問故。婦曰。家貧。番豕償租。不意賣得假銀。恐夫見責。故謀死耳。王惻然。倍價周之。婦歸告夫。夫恐其言之詐也。乃與婦同至寓所。質焉。主則已寢。命婦叩門曰。我投水婦。特來相謝。王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王乃披衣出見。方啟門。忽聞牆崩。警視之。則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謝別。歸家。姑夫大驚曰。汝滿面陰騭紋。現非獨免難。且獲福。王尙無子。後連生十一子。兩子登第。壽近百齡。此轉移橫死之福。

寧波府孫某。家貧。訓蒙。萬歷二十二年。失館。流落武林。寄身塘西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奔之。公大罵曰。感應神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神等。隨身糾過。豈夜深人靜。而上天弗知乎。峻拒之。婢與同齋。西席媾合。而出。端節。西席解館。疽發不愈。主人聘公。公以故欲辭。主人厚其聘。固訂。公允之。歸遇其叔曰。我因兒病。禱於城隍。夜夢城隍呼將吏。唱飢籍。所改名十餘人外。即唱姪名。我潛問之。吏曰。此人本四十六歲。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八日。拒某氏淫奔。延壽二紀。改

入祿籍。可爲姪賀。閱數年。徒衆日增。修儀約百餘金。迄公四十六歲。正萬歷三十六年也。米價騰貴。死者頗衆。而公裕如。後巨富。年至古稀。無疾而終。溫令儀曰。富貴在天。有求一金而不能者矣。死生有命。有希緩須臾而不得者矣。而公則家臻巨富。年享古稀。其報不已隆哉。假公之前定。本非殍也。本非夭也。將必尊爵厚祿。光前耀後。又寧特富壽已耶。然則爲善或同。而得報各異者。當思天道。原自不差。而本來面目或異耳。勿得生怨尤之念可也。（此轉移餓殍之福）永樂中。秀水孫廓作商南陽。行次襄江。拾得金釵一雙。維舟待之。迨暮。一女奴號咷而至。廓驗實還之。女曰。荷蒙保生。愧無以酬。願失身報君。廓悍然躍去。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既歸。其女適濯。相認疾語。主授飯款待。他舟前行。遇風皆覆。獨廓舟羈一日無咎。

康熙癸卯。山陰趙義持貨往杭城。宿西陵旅次。有少婦來奔。堅拒不從。次日同行者。覓舟渡錢塘。義以後至不及。正盼望間。波濤大作。但覆溺。而義獨全。（以上轉移水溺之福）

康熙乙巳。杭城大火。延燒數千家。衆見火中金甲神。持紅旗圍繞一宅。子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公差。道經蘇州。見一少婦投水。急止問之。則曰。某夫欠糧銀五十兩。繫獄嚴比。不忍見夫死。因尋自盡耳。顧惻然。即如數贖之。婦拜謝而去。歸經其地。其婦見之。告夫邀款。

夫感顧恩。令婦伴宿。以報顧。顧毅然拒之。趨歸舟中。及回家。衆詢其何德而至此。因舉上事。以對。屈指計之。與起火時適合。皆以爲陰德所轉移也。

蜀廳竺從。洛陽乘車歸。遇一婦。求載許之。終日敬禮。臨別曰。我天使也。上帝命燒汝家。今見君。乃正人。端士。不可燒之。但天命不敢違。君可速歸。留物。我當緩來。竺將賞物。盡收外庄。俄而火發。燒其空室。(以上轉移火災之福)

順治甲午。漂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忽魂自頂出。懇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孔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舉。舟女美而善謔。意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伺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即甦。登辛丑進士。傳青野曰。古人正誼明道。故報遲而福愈厚。今人計功謀利。故報速而福亦淺。吾鄉陶石梁先生。翻司馬溫公語云。積德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耐。斯言信然。然不特子孫如此。即自己先等待不得。故天之報施甚速。亦隨乎人心。以爲轉移耳。(此轉移壽祿之福)

禍淫篇

政和間。吳公路被攝至冥。主者命勘數囚。皆姦事也。惘然未決。俄一吏抱巨冊至。公揭看。其陰律也。內曰姦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即秉筆依斷。既得還。遂以其事聞於世。

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忽一日被攝至冥。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以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幼時於月光下淫人妻。又指星光爲誓。以此不赦。義大懼。削髮爲僧。入山修道。傳青野曰。姦淫之事。罪業深重。非有莫大功德。不能折贖。故世有忠厚善人。而畢生坎坷。厥後不昌。其故皆由於此也。

楊畿門客某者。因讖他往。陰賂院奴。潛與衆姬通。忽報讖至。亟升屋欲出。股軟不能下。畿深燭其奸。佯訝爲祟所病。召巫曠治。客私喜勿泄。一日召飲密室。使數人執縛。剔出雙腎。昏痛幾絕。用良藥敷愈。鬚髯漸脫。儼成宦者。常自顧涕泣。廢棄終身。傳青野曰。此客雖苟全性命。竟成廢人。有何面目對於父兄妻子。以及朋友乎。是生不如死之爲愈也。（此虧體之禍）

崑山張某。弱冠時與一女有約。往來不絕。其父時加夏楚。卒不戒。一日傷於胸。染癩血症。百藥

不效。畢姻甫三載。遂身故。其母哀毀數年亦卒。傳青野曰。此等不肖。死何足惜。獨惜其白髮高堂歸黃土。紅顏少婦泣青燈耳。(此天折之禍)

嚴武少與一軍使隣。悅其女。誘與俱遁。軍使詣闕進狀。詔出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死沉水。以無獲倖免。後劄南節度使得病。見女子。責曰。從君固是失行。然妾實無負于君。縱畏罪。曷不舍我去。何忍見殺。妾訴於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命不許。黎明遂卒。傳青野曰。汚彼節行。既已不仁。而害其性命。尤爲不義。宜其冤魂纏結。必得償而後休也。任爾乞哀。請命。究竟何益。(此索命之禍)

崑山張德先訓蒙鄉村。與一鄰婦通。夫覺之。遂棄館去。康熙壬寅過其地。欲修舊好。乘夜叩門。夫又覺之。竟擒毒毆。鄰里交助。立斃。藏其尸於灰內。莫知所終。傳青野曰。人雖極愚。決不肯自去送死。無奈色膽如天。罔知顧忌。渴飲醜酒。到死方悟哀哉。然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喪身之禍)

潯陽王勤政與一婦通。有偕奔之約。而虞其夫追及。婦因計死其夫。政聞大駭。即獨身逃。至江山縣。自料可脫。飢投食店。店主供二人食。王問故。曰。尙有披髮人隨汝。非二人乎。王驚。知冤鬼

相隨。復到官自首。男女伏法。傅青野曰。結髮親夫。忍于謀死。可見楊花水性。第一無情無義者。凡人當作虎狼避之。慎勿逢其噬也。

康熙己酉。崑山戈阿。已淫一邱氏婦。時往焉。忽一日曰。我殺汝夫何如。婦怒止之。其夕乘暗揮刃。適邱如廁。悞傷其婦。邱聞之。官戈戮於市。傅青野曰。姦人之妻。反欲殺彼之夫。是何天理。只此一念。罪網難逃。然亦可見淫機。全是一團殺機矣。(二則王法之禍)

常熟錢外郎。慕一美婦。名趙陽。以其夫可餌。貨錢與之。令其販布自給。夫幸甚。商于臨清。錢遂通焉。夫覺之。怒甚。憚錢強。不敢發。錢因與趙計。遣人路殺之。以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鳴縣。時大旱。縣令嚴訊。定罪。大雨如注。上其事於朝。下南法司。錢賂要津。與趙俱免。方出部門。少憩。忽疾雷一聲。兩人震死。傅青野曰。從來謀死親夫者。初無一人漏網。即逃王法。必罹天刑。出爾反爾。報應如響。姦夫淫婦。亦何利而自求速死哉。(此雷殛之禍)

唐李儼奉使嶺表。忽遇一虎。入草中。作人語曰。幾傷我故人。儼駭曰。何似同年李微聲。虎因叙昔日交情。甚悉。問何以至此。曰。一日靜坐。忽聞門外呼聲。遂發狂。成此形。今見故人。能無悲乎。儼問生平有遺恨否。曰。嘗於南陽郊外。私一媼婦。其家覺之。潛加謀害。因乘醉縱火。盡焚其家。

此足恨耳。大吼而去。(此變形之禍)

麻村甲乙二人。居址不遠。甲戀一孀婦。其妻懷恨。乙使己妻挑之。遂通焉。積久乙妻亦恨。一夕甲在孀婦家。渴甚求茶。孀婦佯睡不起。甲因抱憤。徑自趨歸。忽聞乙與妻語。大怒。急向孀婦家。取斧而往。道過乙門。見燈光不滅。欲先淫其妻。以報焉。乙妻亦怨夫之不歸也。姑從甲意。時乙在甲家。度甲將歸。私欲乘夜殺之。而占其妻。持斧立自門首。聞有男子語聲。急叩門。甲卽持斧躍出。乙卽持斧砍入。暗中大叫。鄰里執炬來勸。乙見姦夫卽甲也。大驚。衆人詢知其故。曰。天報也。譁然而散。姚庭若曰。己淫人妻。人淫己妻。報施之常耳。甲之怒。何其不恕乎。聞聲心裂。氣湧如山。至情所觸。不顧死亡。彼地下親夫。寧無是情乎。人特未及知耳。冤魂飲恨。假手於人。厲氣所憑。報施如箭。真可畏也。唯是夜半思茶。濃情急冷。過門燈火。殺變爲淫。乘夜伺歸。淫極生殺。冤家會面。彼此拿姦。吁可憐哉。就二婦貞慎。寒夜孤眠。有妻如此。安忍負之。卽良心喪盡。棄擲如遺。一朝暮風霜。內傷外感。挺刀倏忽。膽戰心提。時時與鬼爲隣。刻刻送生入死。何如夫婦同懼。日入而息。亭午猶眠。樂旣無窮。有吉無凶之爲愈乎。(此妻女酬償之禍)(以上和姦)

宦裔涂某。年少有才名。窺鄰女甚美。乍誘其妻。召使刺繡。竟強姦之。自是女不復來。久之事覺。

女之父雖貧。儒家子也。恥與宦訟。逼女自盡。生後每入試。輒見形披血衣來。呃吭。即昏憤。禱之不去。爲後亂兵所殺。感應篇註証。淫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翁姑父母。丈夫子女。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遂至夫棄其妻。父殺其女。兒不認其母。親戚難施面目。良家莫與聯姻。受諸惡報。不亦宜乎。然此猶爲和姦者言也。若良家婦女。而我強逼淫污。因令致死。揆之律法罪已加等。則塗生果報。當在地獄。豈特如此而已哉。(此兵亂之禍)

建昌府孀婦熊氏。有子羅德年壯未娶。熊患之無策。改嫁江潮。得銀數兩。娶媳章氏。合番後。德晨出暮歸。枕席各異。久之章疑問焉。德告以母之改嫁。爲娶媳故。章即脫簪珥衣服。令德取母。德喜奔告母氏。天晚留宿。潮前妻子江實竊聽。因夜托德名。叩門取物。且姦之。遂去。章不識也。天明德歸。章方知被騙失節。號泣縊死。德具棺殮。昇至郊外。忽雷電交作。德走避。俄雨止。見一人被雷震死。手捧簪珥衣服。跪棺前。背書姦賊江實四字。僅存皮囊。凡心肝腸胃。無一存者。棺劈裂。章氏立道旁。相與大慟。扶歸。而江潮亦感泣。携熊氏同居。傅青野曰。詐姦與強姦何異。况節孝之婦乎。天彰顯戮。惡其陰而巧也。(此又雷震之禍)

宏治初。荆溪二人幼相善。壯而一豐一饑。饑子妻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可投生計。饑子感謝。

豐子具舟並載其妻以行將抵一山。謂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引至林中。出腰斧砍死。伴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矣。婦大哭。偕尋。又引至林中。擁抱求淫。忽一虎躍出。啣豐子去。婦驚走。以爲夫果落虎口也。遙望一人哭至。則其夫也。相持大慟。各道故畢。夫曰：彼圖淫。汝未淫。圖我死。我未死。我何恨。夫曰：我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恨。于是轉悲爲喜。歸于里中。

嘉靖末。宜興染坊孀婦陳氏。有姿色。一木商見之。百端誘餌。知不可犯。乃夜擲木其家。聞官以盜。又賄胥吏。窘辱。以計其從。婦日夜禱玄壇。一夕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未幾木客入山。有黑虎躍出。越數人而食之。姚庭若曰：木客所羨者。孀妻之容色耳。孀婦未曾到手。而自己性命一死。不能復生。向來機謀詭計。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天下之窮民無告者。惟孀婦爲尤甚。彼其秉貞茹藥。惴惴自守。其苦真不堪以告人。必如曾子所謂。至啟手啟足之時。而後知免也。是以其護持名節。較之矜惜軀命。不啻萬倍。忽有孤貞蒙冤。則始之激烈。輕生以自明。繼之冤魂不散。以索報。較之男子。亦不啻萬倍。語云：至誠貫金石。孀婦之禱神而神應。虎啣其頭。豈爲過哉。嗟乎。如木客者。不足惜矣。乃爲之官長者。竟不察來歷。遽治孀婦。係累窘辱。此非受賄。即係徇情。

勸弟文

顏光衷先生曰。兄弟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身。觀父母其康。即在。兄弟既翁之時。可見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世人兄弟不和者。不消論。到是非曲直。只想我與兄弟。同爲父母所鍾。而彼此忿爭。父母此時將何以爲情。且使我幸多男。怡怡友愛。一團和氣。我顧之何等歡喜。若分門立戶。終日爭鬧。我於此有不黯然神傷者乎。我於子之兄弟如此。則父母於我兄弟亦如此矣。世人多有不和者。由於爭財產。信婦言耳。夫財乃身外之物。婦是異姓之親。安得如手足至性。呼吸相通者。然有不因此而不和者。貧富累之也。貧怨富者之不相恤。富怨貧者之不安命。而猜嫌百出矣。是宜分任其咎。而尤當責在賢者。若我富而兄弟貧也。當念同胞共蒂。何忍獨享飽煖。而坐視其饑寒。必須竭力資助。使我貧而兄弟富也。當思析產維均。而彼獨富者。自由命運好。或從勤儉來。即父母偏愛。而豐亨。亦當仰承親志。我之所有。尙須照顧兄弟。而况父母之所與者。凡此皆非攘諸我。以爲富也。奈何怨尤哉。至於賢否不齊。甚或恣睢暴戾。作慝日滋。岌岌乎有家聲將墜之憂。此時爲兄弟者。將奈之何。亦曰苦勸而已。犯顏諫諍之下。亦須稍留餘地。長思父母一體兼愛之心。至穢德不悛。竟甘自敗。亦惟積誠感格。重自省惕。以答大人生。

墳墓無非刻薄狂生。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當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誅。地獄餓鬼畜生。沒受三途之罪。從前恩愛。到此成空。昔日雄心。而今何在。晉勸青年烈士。黃卷名流。發覺悟之心。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須知帶肉骷髏。美貌紅粧。不過蒙衣陋面。縱對如玉如花之貌。皆存若姊若妹之心。未犯邪淫者。宜防失足。曾行惡事者。亟勸回頭。更祈舌吐青蓮。口施良藥。成己之際。兼欲成人。福世之尊。無非福己。則在在齊歸覺路。將人人共出迷津。倘視勸戒爲迂談。請觀古來之報應。若以風流爲佳話。再思今日之知聞。(可作斗方。結之座右。)

色戒錄附編

勸孝文

顏光衷先生曰。人但思身從何處來。父母從何處往。新枝既起。舊幹將枯。竭力承歡。何能報稱。孝心自然痛切。天下豈真有不孝之人哉。而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五。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常順適其性。逸豫其身。久之以親愛爲故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以訓迪爲聲耳。且有勉我而被厭者。眼前大恩。恬然罔識。况能念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哉。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之。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文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奈何見利忘恩。一至于此。一曰戀妻子。試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子我。而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夫妻和好。固是一家樂事。然當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父母看子成人。得有室家。不勝終身之喜。乃子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抑亦忘本之甚者。一曰嫖蕩。慾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閭傷心者。不解也。家業蕩費。婦姑蹄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煎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一曰爭妒。天地之大也。人猶不憾。父母之於衆子。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言奪寵。或兄弟而齟齬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悉。角短爭長。弟兄

代異相殘。而家道廢。積嗔恨。而老情失。嗟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苟有人心。誰不知事親當孝。然神天不察。雖知書達禮之士。求其於上五者。無一犯者。蓋亦難矣。是宜急急猛省。破其習於積漸。絕其端於微漸。勿謂親心之慈。我可自恕。勿謂世道之薄。我猶勝人。無冀顯榮於異日。而忘目前之承歡。無矜容止於庭除。而損天倫之真趣。凡爲子者。幸三復斯言。且夫老年景象。與後生不同者。又有五種。人子尤當曲體。一曰迂闊。衣冠禮數。老人家多不合時宜。當思門內古風。最是難得。正須愛惜。二曰惜財。總持籌。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日所吃用者。是誰積蓄。三曰昏聩。言語纏綿。重聽寒澆。當思己生之初。無知無言。誰爲歡弄。四曰愛憐。內外少子。偏護太甚。當思愛及。僮僕尙應體心。况我同氣。五曰衰病。父母一生精力。無非耗在子身。迨至子年既壯。親日就衰。精神恍惚。舉動需人。未暑先嗟暑。每恨夏日之長。未寒先患寒。當歎冬宵之永。又或偏風久病。遍體酸疼。坐臥不適。甚爲遺洩叢穢。薦薦難堪。此種景象。尤爲淒慘。常思養兒待老。正在此時。今不竭力。後悔何追。爲人子者。苟於以上五種。稍起厭心。便是禽獸關頭。急宜猛省。

道光二十五年蒲月

勸弟文

顏光衷先生曰。兄弟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身。觀父母其康。即在。兄弟既翁之時。可見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世人兄弟不和者。不消論。到是非曲直。只想我與兄弟。同爲父母所鍾。而彼此忿爭。父母此時將何以爲情。且使我幸多男。怡怡友愛。一團和氣。我顧之何等歡喜。若分門立戶。終日爭鬧。我於此有不黯然神傷者乎。我於子之兄弟如此。則父母於我兄弟亦如此矣。世人多有不和者。由於爭財產。信婦言耳。夫財乃身外之物。婦是異姓之親。安得如手足至性。呼吸相通者。然有不因此而不和者。貧富累之也。貧怨富者之不相恤。富怨貧者之不安命。而猜嫌百出矣。是宜分任其咎。而尤當責在賢者。若我富而兄弟貧也。當念同胞共蒂。何忍獨享飽煖。而坐視其饑寒。必須竭力資助。使我貧而兄弟富也。當思析產維均。而彼獨富者。自由命運好。或從勤儉來。即父母偏愛。而豐亨。亦當仰承親志。我之所有。尙須照顧兄弟。而况父母之所與者。凡此皆非攘諸我以爲富也。奈何怨尤哉。至於賢否不齊。甚或恣睢暴戾。作慝日滋。岌岌乎有家聲將墜之憂。此時爲兄弟者。將奈之何。亦曰苦勸而已。犯顏諫諍之下。亦須稍留餘地。長思父母一體兼愛之心。至穢德不悛。竟甘自敗。亦惟積誠感格。重自省惕。以答大人生

我之望而已。所爲人可爲。而天不可爲也。嗟乎。和氣致祥。乖氣致殃。真不爽也。昔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戒慾廣嗣錄

古人多享大壽今人不盡天年祇因肆情縱慾暗犯禁忌故也茲特錄出惜命之士當謹守之

正月初一一名天臘玉帝王界世初三萬神都會初五虛初六耗初七會

初九玉帝十四三元下降十五天官十六三元下降二十五每月二十五為月

二十八每月二十八人神三十每月三十司命奏事犯者

二月初一犯者奪紀初二文昌聖誕初五犯者奪紀十八至聖先師諱十九清觀

二十五戒俱同二十八犯者奪紀三十凡望同戒

三月初一初初三玄天上帝誕初九犯者奪紀十五犯者奪紀二十五戒同三十戒同

八東岳大帝誕三十前

四月初一謝初四善化初八佛誕又善惡重十四呂祖十五望二十

五二十八前三十前

色戒錄

五月初一朔 初五名地臘五帝考校生人 初五 初六 初七 十五 十

六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此九日名九毒日犯者天亡十五子時犯者男女三年內雙亡十六為天地萬物遺

化之辰 尤忌 二十八 三十戒同

六月初一朔 十五望 二十四關帝聖誕雷祖誕犯奪紀 二十五 二十八 三十

戒同

七月初一朔 初七道德臘五帝考校生人善惡 初十陰毒 十五地官校籍犯者奪紀 十九太歲 二

十五 二十八 三十戒同

八月初一朔 初三司命誕又北斗誕犯者奪紀 十五太陰朝元宜焚香齋戒 二十五晦 二十七聖

先師誕犯者削職 二十八 三十戒同

九月初一至初九此九日為北斗下降日又初九斗母誕犯者奪紀 十五望 十七金龍四大王誕 二十五

二十八 三十戒同

十月初一臘 初五下 初六天曹考察 初十西天王降犯者暴亡 十五水官校籍犯者奪紀 二十五

日晦 二十七北極紫微 二十八 三十戒同前

十一月初一日 十一太乙救苦天尊誕 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八 三十戒同前

十二月初一日 初七惡疾 初八日 初旬戊日候臘 十五日 二十

天地交道 狎者奪紀 二十四司命上奏善惡 二十五上帝下界考察 二十八戒同前 除夕諸神考察犯者奪紀

夏至冬至二季乃陰陽相爭死生分判之時前後數日切宜戒 春分秋分春分雷將發聲犯者生子官骸不全父母有災秋分穀氣盛陽氣衰前後數日均宜戒 三

元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二分日二至日社日犯之減壽尤多 三

伏日弦日晦日庚申甲子日父母誕忌日本命生日犯之均減壽

丙丁日犯之主病 白晝星月燈光下犯之主減壽

烈風雷雨犯之損壽 酷暑嚴寒犯之主重疾 寺廟之中井灶坑厠塚墓尸柩

之傍犯之凶人降胎 恚怒犯之大怒傷肝 遠行犯之行房百里者病 醉飽空腹犯之主病 胎前犯之

天傷胎 產後犯之百日内 天癸來時犯之男女俱損 病後犯之變症

一夕勿兩度勿忍蓄不洩竹簾薄衾夜深就枕均宜戒

陳搏曰上土異室中土異床下土異被守此戒期者非異室
異床不可

文昌帝君勸敬惜字紙文

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曰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夫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藉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或以拭穢。甚至踐踏脚底。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况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雞窗。一日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於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先。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才。葬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老君降生之辰。

玉帝御太極之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

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諸家。始終不怠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奪其福而降之殃。

玉帝旨下。專委吾遍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漢中降鸞。曉諭印施。今又降於南安。普行戒諭。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即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資望之門路矣。諸生一誠相感。而吾可不盡言之。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即吾之願望也。世人見此示諭之文。即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重字紙。則獲福無量。若夫農工商人。不知敬惜。揭而藏之。任意污穢。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蓮池大法師戒殺放生文

蓋聞世間最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虱猶知避死。將雨則徙。螻蟻尙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受戮。憐兒之鹿。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蓄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卑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隨侯濟蛇於齊野。銖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廚婢之篤疾瘳焉。買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遊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充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糴^糴之危。下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兔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脚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壁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非無徵。載在簡編。

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聞。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社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

純陽祖師延壽育子歌

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己。汝欲延生須放生。這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他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愈淨意公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並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志。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自寫黃疏。禱於灶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乘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坐。口稱姓張。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平生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屢焚灶疏。爲張誦之。張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予嘗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歎。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詩文舊冊。裏物糊牆。甚至以之拭棹。且藉口曰。旋污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

亦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言語敏妙。談者多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朋談圓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尙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紀。但于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妒嫉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讐報復念。憧憧于胸。不可紀極。此謂種種惡意。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荆棘。痴痴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個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

落落耐心去行。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即進公內室。公急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畢。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日時。依舊浮沉。因于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眞純。善力精進。倘有絲粟自寬。永墜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悲寶號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神鬼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而且以敦倫勸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即計一月所言所行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歷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撤圍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海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品德。爲援例入國學。丙子赴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

右人小時。誤入粮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灶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鄉後學羅正記。

心命歌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也須保。命好心不好。中途天拆了。心命俱不好。貧賤受煩惱。心乃命之源。最要存仁道。命乃形之本。窮通難可料。信命不修心。陰陽恐虛矯。修心一聽命。造物須相報。李廣誅降卒。封侯事虛杳。宋郊救螻蟻。及第登科早。善乃福之基。惡乃禍之兆。陰德與陰功。存忠每存孝。富貴有宿因。禍福人自招。方便扶危厄。勝如作齋醮。天地有洪恩。日月無私照。子孫受餘慶。祖宗延壽考。我心與彼心。各欲致榮耀。彼此一般心。何用相計較。第一莫欺瞞。第二休奸狡。萌心欲害人。鬼神暗中笑。命有五分強。心要十分好。心命兩修持。便是終身寶。昔有柳元祥。患瘵疾。持病書此心命歌。一千張。散施。并許愿。敬惜字紙。戒殺放生。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

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回心者衆。近又立願惜字放生。憐汝有惡疾。特令天醫醫汝。爾之壽本四十。今再延二紀。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六十四歲而卒。是知勸人回心。尙得如此。况自能回心者乎。蓋禍福惟心所召。觀此文者。其毋忽哉。



文昌帝君勸孝文

帝君垂訓曰。今日是元日。爲人間第一日。吾當說人間第一事。何謂第一事。孝者百行之原。精而極之。可以參贊化育。故謂之第一事。赤子離了母胎。在孩抱便得知得。故謂之第一事。舍此一事。並無學問。舍此一事。並無功業。舍此而立言。則爲無本之言。舍此而能功蓋天下。到底不從性分中流出。必作僞以欺國。負本以滅身。天地是孝德結成。日月是孝光發亮。孝之道。言不可得而盡也。爲人子者。事富貴之父母易。事貧賤之父母難。事康健之父母易。事衰老之父母難。事具慶之父母易。事寡獨之父母難。夫富貴之父母。出入有人扶持。居止有人陪從。其願常給。其心常歡。貧賤之父母。舍卻白髮夫妻。誰爲言笑。離了青年子媳。莫與追隨。人子一日在外。父母一日孤悽。爲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康健之父母。行動可以自如。取攜可以自便。朝作暮息。可以任意。訪親問舊。可以娛情。衰老之父母。兒子便是手足。不在面前。手足欲舉而不能。媳婦便是腹心。不在膝下。腹心有求而不遂。時而欣欣於內。忽而戚戚於懷。爲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具慶之父母。日間有以作伴。夜間有以相溫。晝無所事。相與說短論長。夜不成眠。互爲知寒道暖。寡獨之父母。兒女雖有團圓之樂。夫妻已成離別之悲。家

庭之內。獨行踽踽。涼涼。形影之間。惟有悽悽。楚楚。爲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嗚呼。試問身從何來。親爲生我之本。孝爲何事。人所自有之心。見我此章。而不動心者。非人也。見我此章。而不墮淚者。非人也。逆子忤媳。見我此章。而不化爲孝子順媳者。與禽獸何異。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又說訓曰。嬉嬉懷抱中。惟知依二親。何至長大後。漸失爾天真。我親既生我。我全不能孝云何。我養兒。我又恤之深。反觀覺愧悔。方知父母恩。

文昌帝君勸孝詩十二首

幼時全賴我親恩。懷抱提攜養與殮。設使當時親不在。饑寒難保命難存。
萬般勞瘁有時休。育子辛勤無盡頭。能體親心行孝道。彼蒼必定遂君求。
世間百行孝爲先。至孝原來可格天。父育我兮我育子。情如滴滴落階前。
人生切勿怨親貧。撫育兒時劇苦辛。有食必須留子食。有衣必定子先輪。
兒有微疴親不安。圖爲百計徧求干。將身欲把兒身代。涕淚汪汪相對看。
父心不比子心腸。祇望兒孫代代昌。白髮老人難自處。勸君及早敬爹娘。
人生強壯漫誇才。妄把雙親忍撇開。縱爾英豪無配偶。詢君六尺曷從來。

昊天罔極報無休。下氣和顏敬白頭。活佛靈山難久住。志心供養勿他求。
孝子思親應不閒。親如紅日已西山。門前流水依然在。日向西山不再還。
苦口言辭欲動人。勸君循分孝於親。有朝一日親年老。不見雙親空淚頻。
我孝親兮盡百端。留爲後代把人看。芳名千古猶在。逆子頑孫心膽寒。
何必靈山燒甚香。只須堂上敬爺娘。晨昏菽水隨時奉。足保兒孫世代芳。

文昌帝君八反歌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歡喜。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親何相懸。勸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閑多管。非閑管。親挂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六尺軀。來何處。父生母鞠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壯時爲爾筋骨斂。

看君農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飼兒曹。親未膳。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

出餅饊錢。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
是親之肉。勸君亟保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饑寒。一條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
親如養兒。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兒飽煖。親常問。父母饑寒不在心。勸君養
親須竭力。當初衣食被君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
信兒曹孝。兒曹樣子在君身。

文昌帝君瀆欲賦

孽海茫茫。首惡無非。色慾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拔山蓋世之雄。坐此亡身喪國。繡口錦心
之士。因茲敗節墮名。始爲一念之差。遂至畢生莫贖。何乃淫風日熾。天理淪亡。以當悲當恨之
爲。反爲得計。而衆怒衆賤之事。恬不知羞。刊淫詞。繪淫像。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聞正

論嫉若仇讎。好邪言。甘如酒醴。或貞節。或淑德。可敬可嘉。遂計誘。而使無完行。若婢女。若僕婦。宜憐宜憫。竟勢逼而致玷終身。既令親族含羞。更使子孫蒙垢。嗟嗟。總由心昏氣濁。遠賢親佞。豈知天地難容。神人憤怒。或妻女酬償。或子孫受報。絕嗣之墳墓。無非好色狂徒。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富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誅。地獄餓鬼畜生。死受三途之苦。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與其後悔以無從。胡不早想而勿犯。謹勸青年佳子。黃卷名流。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芍藥紅妝。乃是殺人利刃。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宜存若姊若妹之心。未犯者。宜防失足。既誤者。務早回頭。更望輾轉流通。迭相化導。必使在在齊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則首惡既除。萬邪自息。靈臺無滯。世德長垂矣。

唐王中書勸孝歌

孝爲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述俚言。爲爾效忠告。百骸未成形。十月居母腹。血肉分母身。呼吸同出入。兒身欲將生。母身如在獄。父爲母念悲。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勸

撫鞠。母臥溼簟。兒眠乾被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與倒冠。何暇思沐浴。兒若能步履。舉足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幾斛。幼勞辛苦盡。年將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專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庸碌。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千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爲訪閨中淑。媒妁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瞋眸。妻詈不爲辱。母披舊衣衫。妻著新羅襪。父母或寡。爲兒守孤獨。父慮後母虐。鸞膠不敢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身長不知恩。饑餒先兒屬。健不祝哽噎。病不知伸縮。衣服或單寒。衾枕失溫煖。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祿。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烝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慈烏尙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木。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葢。賊爲奉母粟。楊香拯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鬻。郭巨埋生兒。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殺。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即天地。罔極難報復。親恩說不盡。略

舉類與俗。聞歌愾然情。省得悲我。莫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穿人間屨。勿以不孝口。枉食天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

鍾離祖師戒淫詩

莫犯人家妻女淫。汝家妻女亦淫人。淫爲首惡傷陰鷲。孽報循環倒轉輪。

蔡時英趙石麟二先生芸齋戒十八律

色膽彌天頃刻中。殘宵暗室兩心同。雨雲入夢終無據。神鬼當空不放鬆。世澤百年從此斬。靈光一點自今蒙。鵬程有志須回首。莫向情關問路通。身染

齋居底事念紛紛。萬態攢心似火焚。都爲樽前思翠袖。故教夢裡現紅裙。雞皮鶴髮青春女。玉玦金釵白骨墳。看破粉餽情若水。巫山真個有爲雲。心燈

朱樓舊地耀雲鬟。相對無言情已關。素行漫矜從來染。春心須識最難閑。目挑眉語牽魂夢。黃卷青燈誤等閒。片刻風流仍在否。忍將芳姓落孫山。目挑

靡靡無如聞閨多。疑疑似似且由他。好藏口劍留疑案。漫逞談鋒戾太和。蒙彼醜名心忍否。賸夫話柄恨如何。津津只恐櫻天怒。報爾奇窮莫厭苛。口說

筆墨宜淫罪莫窮。鏡花采采笑遊蜂。鑿開_玉將死。引入桃源路未通。圖餅充飢空色相。望
梅止渴誤成童。可憐浪把聰明用。釀得桑間濤上風。辭寫

功名易誤是蛾眉。芳性休教不自持。玉尙無瑕何可玷。墻雖有隙莫輕窺。死生惟命情難斷。冤
孽纏身悔已遲。羨殺琴心挑不起。風清月白獨吟詩。處女

匪我思存尙莫圖。冰霜雅操忍相污。名留半世從今喪。節植千秋自此殖。妻女償還原有報。子
孫遺臭實無辜。偷歡試問烏啼夜。念彼良人瞑目無。婦婦

祝髮空門萬慮捐。誰憐春色誤嬋娟。芳姿安識無禪性。淨土何堪有業緣。彼已愛河將近岸。君
休苦海漫尋船。由他蓮子心甘苦。佛課雲程各自全。女僧

百窘難支鬻女孩。牽衣惜別淚盈腮。飄零無定隨風絮。羞澀難藏怨蝶梅。我若憐之方保爾。彼
猶人也忍污哉。殷勤莫賦尋春去。貯待春深吉士來。婢女

自古居家尙潔清。身雖爲役漫留情。穢彰中冓尊卑易。禍起蕭牆性命傾。名分一生從此亂。宗
祧百世幾難更。他時莫怪生兒女。主僕人人說弟兄。僕婦

祖宗好色子孫殃。男作歌兒女作娼。我見哀矜猶莫慰。君何貪戀竟如狂。煙花夢幻春秋誤。霹

水恩情日夕忘畢。竟喪財還喪德。溫柔鄉內猛思量。妓女

烟緣雖巧。豈宜男。漁獵紛紛作美談。淫創乾坤從來有。怒櫻神鬼實難堪。赧顏對面誰無恥。穢
行污身竟自甘。禽獸不如君愧否。雙雄相逐恣驕憨。頑童

玉輻山輝貴善持。養心尤在謹房幃。女戎須識能銷骨。漏脯休疑可救飢。多病多愁應已矣。非
時非地欲何爲。撫躬好體生成意。留取精神報所知。正室

娶妾由來爲乏兒。有兒切莫縱情癡。紅裙扶杖歡如夢。雪鬢分釵怨可知。獅吼慘顏偏莫訴。花
飛暗恨恐難持。達人於此須參破。免使長留身後疑。副室

萬物無如人最尊。文章況是出靈根。勤修但把身毋毀。舉念何愁道未存。狂藥節時心自靜。情
關斬處夢難昏。鐘鳴大地誰頻覺。疚在胸中仔細捫。防微

熱血誰人飲劍鋸。只緣色界太顛狂。歡偷旦夕花間蝶。命喪須臾草上霜。千古癡魂空有怨。三
春落瓣寂無香。悔來此際嗟何及。達者知幾早避殃。遠害

完真太璞絕塵埃。俯仰皆寬亦快哉。情網未櫻休落局。心田有種好勤栽。靈苗長出仙根固。夢
筆花時慧性開。明月到懷天不遠。何憂凡界寄形骸。保玉

萬孽從來一悔休。迷迷失足猛回頭。重磨慧劍消邪念。力挽狂瀾振末流。寒谷春回陰晦去。中天月朗亂雲收。諄諄不憚芻蕘獻。三戒先從此處憂。自新

劉向先生語

以愛妻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愛己之心愛人。則全交。待有餘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一日不可無常業。安閒即易起淫心。列仙傳云。佛祖無奇。但作陰功不作孽。神仙有法。只生歡喜不生愁。

謹將各善士芳名並刊送數目列後

先施堂

三百本

同濟公

三百本

蔣壽賓

四十本

己酉社

五百六十本

以上共印一千二百本

計費洋共一百二十五元正

民國十一年十月北京文益印刷局承印

82
23